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教会文献《碑记赠言合刻》研究

姓名：纪建勋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指导教师：刘耘华

20090301

中文摘要

《主制群征》是汤若望撰于明末的西学论著，在国家图书馆收有一线装本，该书前附有陈垣《三版主制群征跋》，后附有《赠言》一卷。《赠言》是汤若望在华传教期间所交游的士人所赠诗翰合刊本，其题赠者多为当时的名士。由这些人的师生、同年、姻亲出发，我们可以追索出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而这一网络中的人们又大多与西学和西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循此线索，必有助于我们探寻当时欧洲文明在明末清初社会具体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而长期以来，囿于所涉材料大多是教会原始文献且相对罕见，从未见学者在这一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版本梳理、内容校释等方面的工作，更遑论全面研究《合刻》中赠言诸位士人的交游状况和中西两造的互动状况。

针对这一课题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主要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首先尝试厘清《合刻》诸多版本之间差异，发现《赠言》与其它两个版本内容不尽相同，系陈垣在其钞本基础上的增订本。考虑到《合刻》对天主教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遂以北图所藏三版《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卷也即陈垣先生之钞录本为底本，并与手头其它诸本互相参考综合对其进行校注，并依据相关资料，略加注释。然后在厘清《合刻》版本及内容的基础上，分寿文、荣荫文、衔觞赋诗、其它酬赠诗四个方面对这些士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一番较为详尽的考证。以资料考据切入，通过大量阅读明清相关士人的文集和诗集，尝试从人脉关系入手来追寻和探析历史人物受西学西教影响之思想与心态内蕴。

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上有创新之处，取得了一些进展。梳理并界定了《合刻》的五个版本，发现各个本子在所收内容方面各有欠缺但又互相补充；并对陈垣关于李日华和霍叔瑾两人题赠传教士的诗歌问题的判断加以商榷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进一步对李日华与教会之间的浸润与互动关系方面有所考证和阐发；在清理版本的基础之上，对诸本内容上的缺漏加以补充，并对《合刻》全文依据相关资料进行了校释；集中考证出《合刻》中诗文作者的身份并尽可能爬梳出明清士人与汤若望之间交际往来的史料，以冀从中尽量能够辨析双方往还对中西两造的影响程度并追索出当时各方的心理状况，对汤若望与贰臣集团交游中的身份

认同问题和严重影响中国传教事业进程的“妾与天主”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尽管汤氏一贯秉持利玛窦“知识传教”的传教路线，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也因汤若望在华的崇高地位和汤氏与顺治皇帝之间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处处受到护持而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但是两大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不是单纯“知识开路”、“学术传教”、“补儒易佛”的路线和“东海西海，其心其理同也”的大道理能够轻易逾越的。传教士们与士大夫们之间的交流越深入，思想方面的差异暴露在彼此面前的可能性就越大，中西两大传统文明之间的比较带给我们可供思考的问题就会越多。种种理智上的困局譬如说“妾与天主”的问题就成为阻碍传教事业再上台阶的重大因素。凭心而论，这已经不是传教士的适应策略所能够解决掉的问题了，因为交流到了这个深度，彼此势均力敌的两大文明就很容易在自己根子上的本质东西产生僵持，坚持己见不肯让步，两造都会认为自己所坚守的是唯一的并且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妾与天主”问题在这里被错位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汉族士大夫所代表的儒家文明的碰撞所产生的理智上的困局实际上就是两造双方传统观念的错位所致。西方母行淫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传教士坚持自己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更加人性化，而士人也认为儒家的忠孝节悌的伦理传统是亘古不移的真理。进一步讲就是天主教把男女婚姻看做是与上帝关系的一部分，主张男女平等；而儒家把男女婚姻看做是宗法关系的一部分，坚持忠孝优先。明末清初中西两大文明的首次碰撞和砥砺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理智上的困局和传统观念上的错位，足以值得我们后来者深思和借鉴。由于代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传教士们其根本用意乃在于“补儒易佛”→“超儒”→“阴儒阳天”的一神信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选择是发展的多元化和形态的多样性就存在着隐性的但不可消弭的矛盾。中国文化的历史选择是“多”而不是“一”，是“三教合一”、“多教并行”、“儒耶道佛原为一家”，说到底，这次儒耶之间的交流还是在双方核心价值观念上面没有能够融通好。

关键词：教会文献；碑记赠言合刻；汤若望；天主教

Abstract

The author foun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a book entitled *Zhu Zhi Qun Zheng* with another volume *Zeng Yan*. *Zeng Yan* is a poetry collection of many famous people who written to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966) in China. Accordingly can explore the recogni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religion. But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never seen scholars i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among its versions, o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a more detailed study., found the version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content, it has been revised according to Chen Yuan's notes. In further more on the book's contents I have done proof-reading and presented notes. And further explored a question: there was a poem that HUO Shujin wrote for TANG Ruowang , but Chen Yuan thought the author was LI Rihua who wrote for Matteo Ricci. In my opinion Chen Yuan's statement is open to question. So this article will do some research and elucidation on Chen Yuan's notes too,and further found that LI Rihua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atholic.

At some research there is on innovation, and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At the basis of various versions, add the contents of a number of missing. According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Bei Ji Zeng Yan He Ke* do a proof-reading and notes. Search out the authors' identity, to find out some materials as much as possible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I hope to be able to explore their psychological, and look for the effects of the two sid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tinguish the contacts among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XUE Suoyun, and WEI Yijie, carried out a more detailed study about the question of " concubine and God", I think it was a disloca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had always adhered to the missionary Matteo Ricci's ways, and Schall von Bell's high status, his special relation with Emper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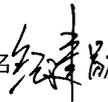
Shunzhi, mad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get a rapid development. Even though there was a lot of score, but can not be denied, it exists enormous gap between the two civilizations, And this gap can not rely solely on the academic aspects of missionary work to easily be crossed on.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 scholar-officials were more in depth, the differences in thought have been more expose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major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 for us will be more. So these issues became major obstacl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this is not the missionary strategy to adapt to be able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ut. At this extent, the two civilizations will be very easy at the most essential things to refuse to give in. They refused to assert concessions and both sides will think what they own have are the only irrefutable truth. Ideas on both sides of the dislocation hampered further in-depth exchange. These dislocation were sufficient to warrant our careful consideration and to be used for reference later. Such as the question of "concubine and God", the Catholic marriage is seen 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God,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however Confucian marriage put men and women as one part of patriarchal relations, they insist on putting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to be the first place.

· Because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ir fundamental intention is monotheistic belief. Howeve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development of pluralism and diversity of form, the choos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is "many" rather than "one". After all, the exchanges between each other were still not be able to be had a very good communication at the core values of both sides.

Key words: Church Documents, *Bei Ji Zeng Yan He K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the Catholic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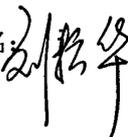
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日期: 2009. 5. 12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2009. 5. 22

绪论

明末清初,由天主教入华传教带来的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砥砺和冲撞。对于这场始自明代正德年间迄于清代嘉庆年间的历时两百多年的天主教入华传教的历史,当今学术界至少在这一点上已充分达成共识:即这次传教活动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宗教一域,很多学者已经把探寻的目光转向科学、文化、艺术、哲学等人文知识领域。这次发生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由于欧洲一方的代言人——传教士,在文化涵养方面相当出色,故其结果,既具有文化史价值,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当下基督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已成为一大热点,越来越多的原始教会文献先后被挖掘整理了出来,特别是随着《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等大型文献工具书及丛书的出版,一大批原先不易为学界获得的资料公诸于众,相关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与微观。

近来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一线装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该书前附有陈垣《三版主制群征跋》,后附有《赠言》一卷。《赠言》是汤若望在华传教期间所交游的士人所赠诗翰合刊本,其题赠者多为当时的名士,据此可以探讨当时士大夫的精英群体对西学、西教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而就笔者所见,上述丛书就没有收录这一文献,其内容也鲜被国内外学者引用,更遑论相关具体的研究。蒙刘耘华和黄一农两位先生将收藏的相关珍贵文献相赠,始有机会就教会文献《碑记赠言合刻》的版本、内容及相关士人身份及交游等诸多方面展开一较为全面的探究。

赠言所涉相关士人共计二十二人,相关研究,台湾方面学者方豪在其《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提到汤若望《赠言》一事并对赠言内容有一简短论述¹;黄一农的论文《王铎书赠汤若望诗翰研究》²曾就其中士人之一王铎与汤若望之间的交往有一精辟而深入的研究,并且注意到了清初贰臣与耶稣会士的交往问题;黄氏的其它论文《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³对汤若望的在华历官过程与所

¹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8.P13-14.

² 黄一农.王铎书赠汤若望诗翰研究[J].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12卷第1期,1994(01):1-30.

³ 黄一农.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J].历史与宗教:纪念汤若望四百周年诞辰与天主教传华史学国际研

受各种荣耀作出了详细的考证；《康熙朝汉人士大夫对“历狱”的态度及其所衍生的传说》¹、《张宸生平及其与杨光先间的冲突》²则关注到了汤若望与清初西历正统化的问题以及汤若望与明清汉人士大夫之间的交游往来。大陆方面学者李兰琴的专著《汤若望传》³曾就汤若望的七十寿辰时相关士人的寿文和其它赠诗的背景和内容有过一大致的描述；刘耘华教授的论文《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⁴则进一步从姻亲与交游网络两方面讨论了清初士人徐光启的曾外孙许缙曾与西学西教之间的关联。不过，如上所述，由于《碑记赠言合刻》这一文献较为罕见，目前只有极少数学者零星引用过其中内容并对赠言所涉个别士人有所瞩目，国内外学界对其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针对这一课题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拟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一）《碑记赠言合刻》版本问题。其版本芜杂且诸本所收内容并不一致，就笔者所知至少有五个本子，首先考证诸多版本之间的差异以去疏存精避免讹误相传就显得很有必要。

（二）《碑记赠言合刻》内容校释。由于这一文献并不易见且对时下基督教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研究存在较高价值，遂对其内容进行了标点和校释。

（三）《碑记赠言合刻》所涉相关士人身份及交游考。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着一定声望的士大夫，几乎全是进士出身，身份大致可以分为忠烈、遗民、贰臣、新贵四种。由这些人的师生、同年、姻亲出发，我们可以追索出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而这一网络中的人们又大多与西学和西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循此线索，我们可以探寻当时欧洲文明在明末清初社会具体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而长期以来，囿于资料方面的原因，从未见学者在这一资料的基础上全面研究《合刻》中赠言诸位士人的交游状况和中西两造的互动状况，本文将在这一方面有所考证和阐发。

为此，本文将运用比较文学的原理和方法⁵，以资料考据切入，通过大量阅

讨会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2,P42-60.

¹ 黄一农. 康熙朝汉人士大夫对“历狱”的态度及其所衍生的传说[J]. 汉学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1993(02):137-161.

² 黄一农. 张宸生平及其与杨光先间的冲突[J].九州学刊第 6 卷第 1 期,1993(01):71-93.

³ 李兰琴. 汤若望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P75-76.P8 刊第 6 卷第 1 期,1993(01):71-93.

⁴ 李兰琴. 汤若望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P75-76.P9-90.

⁴ 刘耘华. 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4):72-77.

⁵ 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教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读明清相关士人的文集和诗集,尝试从人脉关系入手来追寻和探析历史人物受西学西教影响之思想与心态内蕴。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上有创新之处,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

(一) 梳理并界定了《合刻》的三个版本,发现三个本子在所收内容方面各有欠缺但又互相补充,并对陈垣关于李日华和霍叔瑾两人题赠传教士的诗歌问题的判断加以商榷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 在清理版本的基础之上,对诸本内容上的缺漏加以补充,并对《合刻》全文依据相关资料进行了校释。

(三) 集中考证出《合刻》中诗文作者的身份并通过大量阅读相关文集和诗集尽可能爬梳出明清士人与汤若望之间交际往来的史料,以冀从中尽量能够辨析双方往还对中西两造的影响程度并追索出当时各方的心理状况,对汤若望与贰臣集团交游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和严重影响中国传教事业进程的“妾与天主”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论文结构将遵循如下思路。绪论部分就明清时期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中关乎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的综述,并顺便阐明本论文的论旨、课题价值和理论方法。本文第一章首先尝试厘清《合刻》诸多版本之间差异,发现《赠言》与其它两个版本内容不尽相同,系陈垣在其钞本基础上的增订本。考虑到《合刻》对天主教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遂利用手头的几个版本,以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八年刊本《碑记赠言合刻》为基础,对其进行校注,并依据相关资料,略加注释。论文第二章即在尝试厘清《合刻》版本的基础之上,分寿文、荣荫文、衔觞赋诗、其它酬赠诗四个方面对这些士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一番较为详尽的考证。文章第三章着力于通过史料的解读探讨贰臣群体的迅速衰落和汤若望垮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思考随着中西文明交流的深入而暴露出的一些传统观念上的冲突与传教事业进展的关系,以冀能对当下中西文化间的再度交流有所借鉴。

第一章《碑记赠言合刻》版本篇目互校

第一节 版本

《碑记赠言合刻》(以下简称《合刻》)初刊于顺治十八年(1661),原藏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也见收于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Sin. 58)。陈垣先生在1919年将自己所藏的钞本附录于第三版《主制群征》之后。方豪在为汤若望所做传中曾言:“《主制群征》上下两卷,……;八年十月重印,陈援庵先生跋,末附赠言,乃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抄得,除前引贺寿序及贺荣庵序外,尚有名士赠若望诗十余首。”¹另外,黄伯禄《正教奉褒》全部收录了《合刻》中的寿序和荣庵序。据学者韩琦研究,黄氏在书中收录部分正是摘自于徐家汇藏书楼所藏之《赠言合刻》。²圣彼得堡俄国公共图书馆(The Russian Public Library)藏有刘凝编《天学集解》钞本九卷除掉全部收录寿序、荣庵序外,对两篇碑记也是照单全收。原先《合刻》中文章除交代相关作者外,仅有两篇碑记有篇名,分别为《大宗伯胡老先生赠修新历文》和《弘文院学士刘老先生赠天主新堂记》,其余寿序和荣庵序都没有篇名。据台湾学者黄一农在其著作中所列的一个有关《天学集解》中由进士所撰之文章的统计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在《天学集解》中它们所署作者和篇名分别是:胡世安《修历碑记》;刘肇国《天主新堂记》;金之俊、魏裔介、龚鼎孳《寿汤道未七秩文》三篇;胡世安、王崇简《贺道未翁汤先生荣庵序》两篇。³

这样,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合刻》计有版本:一是见收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赠言合刻》,一是见收于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Sin. 58)的《碑记赠言合刻》。从书中内容和相关资料来看,两个版本的刊刻时间都应该在顺治十八年,也即1661年。但两者在所收内容上有所出入,前者收有寿序、荣庵序和汤若望所交游的士人所赠诗文,后者则在全部收录前者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篇碑记。

¹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P9.

² 韩琦 吴旻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P15-17.

³ 笔者没有亲见这本海外收藏刘凝汇编的《天学集解》,此处转引自黄一农.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P72-74.

这里，有一点需要提出，那就是三版《主制群征》后附录的陈垣的《赠言》钞本。从陈垣的叙述和所收内容来看，此钞本是陈垣录自徐汇藏书楼无疑，但是经过笔者仔细比照手边诸本子的内容，发现陈垣的《赠言》钞本在内容上与以上两个版本又有所不同，一是因为其内容是录自徐汇藏书楼，固然没有《碑记赠言合刻》中的两篇碑记，二是其所收士人赠诗与其它诸本也不完全相同。主要是增加了布衣学者谈迁的赠诗，其文曰：

“查慎行《人海记》云：吾邑谈孺木先生，留心明朝典故，不以诗名，然其《北游集》中，如赠汤道未太常云：休屠祭后全非像，博望归时不待槎。如此之类，皆名句也。”

而查慎行活跃于清廷政坛的时间段和文中“查慎行《人海记》云”、“如此之类，皆名句也”等的行文格式与其它诗文存在明显差异让笔者产生了疑惑。查慎行（1650—1727），浙江海宁人，与谈迁同籍。顺治七年出生，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赠言合刻》刊于顺治十八年，当时查慎行仅十二岁，是不可能写出其康熙年间客居北京三十余年的见闻杂录的。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谈迁的这首赠诗在当时并没有被收进《赠言合刻》，而是陈垣先生自己平日阅读所见，后来陈垣就借《主制群征》三版之机把自己的徐家汇钞本附录于后，也就顺便把自己搜集到的这一首谈迁赠诗增添了进来。经过笔者几个版本内容之间的比较和查阅查慎行著《人海记》，这一点也得到了完全的证实。¹因此，尽管陈垣钞本是录自徐汇藏书楼，但是因为其内容上存在不同，我们不妨也将其单独列为一个版本。²

它们分别是：①《赠言合刻》，顺治十八年刊本，见收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②《碑记赠言合刻》，顺治十八年刊本，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馆藏编号为Sin. 58，是流传域外的海外本。③陈垣《赠言》钞录本，民国八年（1919）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附录，北京国家图书馆藏，也应该是收赠汤若望诗文最多的一个版本。④黄伯禄《正教奉褒》万松野人英敛之作序

¹ 详请读者参见：石继昌.人海行(点校说明)[A].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查慎行.人海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P12-13.

² 有关谈迁赠诗问题在论文第三章中还将予以展开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1915年天津大公报馆印重刊本《主制群征》附录《赠言·文》和刘凝《天学集解》所收之碑记寿序荣廕序当算得上是两个内容各有侧重的选录本。

从以上诸版本之间内容的渊源关系上来看，显然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是母本。至于陈垣《赠言》钞录本内容之不同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而《碑记赠言合刻》在大陆则未见流传，也鲜有学者引用，盖耶稣会士在中国刻印成书以后，每每呈送回国之故。另外，据李兰琴《汤若望传》载在德国慕尼黑图书馆手迹部也收有《赠言合刻》，笔者并未亲见，唯从其所引碑记来推测其应与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碑记赠言合刻》同属一个版本。¹

《碑记赠言合刻》，共二十六页，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上方根据不同部分内容分别书“碑记”、“赠言”字样。计收录有碑文两篇，寿文三篇，廕文两篇，诗二十二首。总计二十九篇，相关作者二十二人。应该说，涉及面和信息承载量都是比较大的。两篇碑记一记顺治元年（1644）朝廷采用了汤若望用西洋历法编纂的时宪新历并任命汤若望掌钦天监监正印，从而开创了用西人治历和执掌钦天监的历史；另一篇记载为顺治七年（1650）“上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天主堂侧隙地一方，以资重建圣堂”事情，汤若望这座教堂就建在原来利玛窦在明朝所建教堂的旁边，命名为无玷始胎圣母堂，据刘肇国在碑记中所述，堂的正中应该供奉的是圣母玛丽亚像，“西式应尔也，檐雷之壁有两石焉”，此处两石，一石刻汤若望自撰的《都门建堂碑记》，另一石所刻就应该是刘肇国所撰的《赠天主新堂记》。顺治九年天主堂告竣时，上赐“钦崇天道”匾额并礼部尚书与孔子六十六代裔孙各题赠堂额。²三篇寿文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五月一日，为祝贺汤若望七十大寿而作。两篇廕文作于顺治十八年九月，此时康熙皇帝御极恩诏三品以上咸得荫一子入国子监修业，而若望是外国人并无子嗣，故康熙降特旨荫其孙汤士弘以示优渥。^{[3] (P300)}诗二十二首则大都为汤若望日常交游和布教相关士大夫们的赠诗。

考虑到《合刻》对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对天主教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乃至对中西比较文化研究具有的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此前学界囿于资料有限等种种原因，对其重视和利用还远远不够，相关研究也没有深入开展，因此，决心

¹ 李兰琴. 汤若望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P140.

² 黄伯禄.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正教奉褒[M]. 韩琦 吴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P281-282.

利用手头的各个版本,以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八年刊本《碑记赠言合刻》为基础,对其进行校注,以飨同好。原文并无句读,标点和段落均由笔者酌定,并依据相关资料,略加注释。

第二节《碑记赠言合刻》全文校释¹

一、碑记

赠修新历文

大宗伯胡老先生,台号菊潭

盖闻祥开策鼎,肇纪于综术,序官法,表律衡,合符于章部,²中气溯颀夏而人统历殷周以建殊,莫不御协三辰,用和万国。虽经九黎之乱,何改六德之施?三代以来,七政渐谬,闰余乖次,春秋有晦食之譏,推步疏浮,汉世失岁差之准,繇³太初至大统,敬授精研,考合朔与交宫,承讹徂⁴订?惟西儒道未汤先生,沉酣天学,涉猎象占,胸鲜十二家之争,长仰观恒,足迹周八万里之遐讨,参晷弥亲,载宝笈而燕游。适正朔之廷议,玄扈徐文定公探储促膝,快容成之。再逢辟局操觚,识守敬其未密。⁵先生亘新仪,制测算,拾前人所遗。几阅寒暄规画,求历本攸当。无胶瑟柱,动四气之和;止转浑球,定千岁之至。如度分纬经于天地,如曜距赤道之高卑,以至星宿有本行、本轮,岁月有真会、视会,岁差环转,岁实参差,节候分地而移,蒙气冯⁶虚而异,阳限不在二至,交食见各方隅。略举数端,章明新法,咸畴人未及津逮,固灵台所应珍藏。百

¹ 因《合刻》版本较多,在此校释主要以北图所藏三版《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卷也即陈垣先生之钞录本为底本,并与其它诸本互相参考综合。

² 亦作“章部”,我国古历法名词。汉初所传的六种古代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部,二十部为一纪,三纪为一元。冬至与月朔同日为章首,冬至在年初为部首。

³ 此处读 yóu, 介词,从,自之意。《尔雅》中有:“繇膝以下为揭,繇膝以上为涉。”又《史记·文帝本纪》:“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

⁴ 音 xī, 等待之意,《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徂予后,后来其苏。”

⁵ 此处分别指崇祯三年五月徐光启举荐汤若望和罗雅谷襄授制器演算法事和前因钦天监推法差误,徐光启、汤若望等又奉旨特置西法历局著成新历书两事。黄伯禄著 韩琦 吴旻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正教奉褒[M].北京:中华书局,2006, P271-277。

⁶ 音 píng 古同“凭”,凭借,依靠。

卷著自崇祯，尚稽告朔，时宪颁诸，顺治遂正。抚辰浑周髀勾股之异同，匪蠡测管窥之浅略，等一世于百世，洵可法而可传。纶命付史馆，弘宣肆习，著官生永守以述¹，明光圣作，奥扶天人，取征信，释群疑，见超今古。从兹克调，玉烛继日，策于轩皇，爰在璿衡。振风动于唐后，功非小补，学有偕宗。先是辞禄，靖共兼秩，以常卿泣事。今者疏荣制谕，锡名通玄教师，诏富之典倍增，崇贤之恩特焕。²监弟子刘有庆等，贷灵丽泽，授指钦天，高宠辱之无惊，游情造物，淑理数于俱晰。创则明时，拟勒坚珉，用昭异数。以仆从游，夙谊成，美同心，辄邀笔墨之缘，载阐泽火之治，于时斗杓东指，庭卉南萌，俶四序之如环。春熙芸案，归两仪于太极，籥叶葭灰，证考验之一班。仰智能之双绝，敬书端委，章示来兹。

赠天主新堂记³

弘文院学士刘老先生，台号阮仙

顺治七年，岁在析木，日在鹑火，孟秋之望，肇国过从泰西汤先生所，闻匠石声，叩之，云：稍新堂构，以事天主也。爰请得而瞻仰焉。见其实实枚枚也，殖殖吮吮也，制有纵横，印持十字，偃⁴句有伦，崇卑中度，朴属坚好，周以瓴甌，即古人所谓审曲面势，执悬视景者，未易及此。汤先生曰：“西式应尔也，檐雷之壁有两石焉。”先生指而言曰：“一以著主教之因，一以叙建堂之缘起也。主教之说，非子所悉，余已自引其端，子稍知历，幸为我言治历之事也。”肇国谢不敏，先生固请，肇国敛容曰：“治历者，先生久留之故；传教者，先生远来之故

¹ 汤若望于顺治二年呈上由他捐资刊刻的新法历书，并奏请“宣付史馆，用著本朝历法度越前代，为亿万历年数无疆，永以为训”，上准其所请，并传令天文官生“用心肆习，永远遵守”。于是汤若望也借机培养自己在钦天监中传习西学的骨干，并于顺治元年十月以《时宪》新历法颁行天下并适会新皇御极为名，为参与修订历法的诸位监生请功，其提请朝廷叙劳行赏的21人大名单当中就包括下文中提到的刘有庆，这些人也大都是西洋新法的拥护者。《汤若望奏疏》卷首，清顺治间刻本，中科院图书馆藏。

² 顺治元年十一月，奉上谕钦天监印信着汤若望掌管；顺治三年六月，吏部题称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创立新法，勤劳懋著，奉旨加太常寺少卿衔；顺治十年三月，上赐汤若望号“通玄教师”。黄伯禄著 韩琦 吴旻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正教奉褒》[M].北京:中华书局,2006, P280-282.

³ 顺治十一年顺治又将阜成门外利玛窦坟茔两旁地亩赏给汤若望，为日后窀穸之所，汤若望又在此地建造圣母堂一座并也题有两篇碑文，一记上赐安立坟茔地亩事，一记建造圣母堂事，而刘肇国所题碑文为顺治七年宣武门内天主堂，两事不可混淆。顺治十四年又御赐宣武门内天主堂“通微佳境”匾额，并御制天主堂碑记。P283-287.黄伯禄著 韩琦 吴旻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正教奉褒》[M].北京:中华书局,2006.

⁴ 读“勾”，句，曲也。《说文》段注：“凡曲折之物，侈为偃，敛为句。考工记多言偃句。”

也。肇国虽未悉先生之教，然亦闻其梗概矣。”先生曰：“惟子言之。”肇国唯唯。因言曰：尽性知天，事匪细也；格物穷理，功匪易也。望而却步，谦让弗遑者，窒也。实见得是，高谈侈论者，也未能无蔽也。泰西诸儒，溯原竟委，大无不括，小无不关，知天所以生人之意，知人所以事天之理。以至设度审数，制器尚象，明其当然，又明其所以然，可变可通，可大可久，曲鬯旁达，左右咸宜。所谓不规而自圆，不矩而自方者，非耶？又不敢自私其学，舟航八万里来入中国，亦为弘演教旨。俾大圜之内，厚载之上，凡具耳目身心者，罔不修身立命，无忝所生，始满厥愿云尔。而乃今以历法特闻，不知历法仅其绪余也。虽探天地之高深，步日星之远近，仰观俯察，亦昭事之一端，要之心性学问实不在此，然而先生亦良苦矣。适馆授餐，殚精研思，所制测验仪器凡数十事，皆古来历家所未及见者也；翻译载籍几数百卷，其所言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宿有本行，曜有本轮，以及真会、视会诸法，皆古来历家所未及言者也；其所测日月交食，五星顺逆，显而可见者，无不密合，又治历诸家所大相径庭者也。彰明较著如此，尚犹豫因循，未能厘正者几及廿年，况心性大事乎？虽然，识者知其有待也。逮皇清启运，统一寰宇，曰远人犹吾人也，瘳气有加，幹止如故，可不谓殊恩欤？圣政聿新，首察玕衡，旨曰：“治历明时，帝王首重，旧历差讹，新法详审用以正历。”敬迓天庥，名曰“时宪”，以著宪天义民之意。适仲秋之朔，日有交食，先生以时刻分秒、起复方位进。爰命大学士冯老师率官公同测验。冯师素精于历者，登台比勘，而诸法皆舛，而新法若符契然，乃覆奏报。旨曰：“新法密合天行，尽善尽美，见今定造‘时宪’新历，颁行天下，悉依此法为准，以钦崇天道，敬授人时。”夫以廿年筑舍之议，决之一旦，行之普天，又可不谓快举欤？先生乃私幸曰：“非远人之功也，使远人不负数十年苦心者，天主之能力也。”迄今数年，遵用不忒，肆习者亦稍广，先生乃因东偏之隙地构兹新堂，以报天主之仁慈，以明朝廷之优渥，先生之用心至此益苦矣，抑肇国睹斯堂而有感也。存心养性所以事天主，仁孝忠睦，百伦具举，傲妒贪淫，百罹悉蠲，不能触目而儆心，乃拘墟而愕眙之乎？生尔眇者，揣籥扣槃，疑以为日，知不然矣。不知天者，请视夫日；不知日者，请视夫历；不知历者，请视仪器。勿曰艺成而下也，技进乎道，道成而上矣。圣人既竭目力，继之以规矩准绳，规矩方圆之至，圣人人伦之至，凡睹斯堂者其也重有感也夫！

二、赠言

1、寿文

金文通公贺汤若望七袞寿文

岁辛丑某月日（陈垣抄本为四月朔日），敕赐通微教师加一品大银台道未汤公介七袞觴，大金吾诸君子¹谋言于余，以为公寿。其辞曰：闻之轩皇肇甲子，则大挠董成，虞廷在璿玑，则羲和典职。《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其《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帝王顺天应人，必有精思博闻之佐，应运而出，穷神尽智，以成一代钦若之宪。先皇帝御世立极，敬天勤民，首以授时为亟，而先生以生知异禀，秘授灵枢，阐元会运世之法，订岁纪日分之讹，乃至析景别躔，平五方之气，以利民用。顺治十有八年间，戎衣大介，绥邦屡丰，瘡痍无灾，蜃蛇不育，先生匡赞英主，跻一世于仁寿，彰彰也，以兹集致大年，直取怀而券而。公其有以进此者为先生颺言乎？余曰：唯唯，如诸君子之言，先生殆以术而寓乎道者，余谓先生则以道而忘乎术者。盖先生之全乎道，非以术教而以身教者也。先生综洽过偃韦，悬裁超甘石，其学不为不博。毋俟稽讖披图，而占纬常符，不假登台上库，而休咎毕协，其智识不为不精。遭熙时，展硕抱，服被五帝，位阶九列，锡号媲于上真，其名业不为不尊以显。然而学博不以长矜，诗精不以市诡，名业尊显，不以形骄傲，士大夫之朝夕习于先生者，钦其卑牧，饮其和醇，而知骄阳不介于其躬也。坦坦愉愉，绝町畦，捐城府，无刻核以示厉，而知沴阴不萌于其虑也。举一切世态物情之为寂雷震霆、凄风苦雨，无不有感而立消，忘言而自化，是以眚窳天扎之患，蔑由而致。岂藉斤斤晷昏夕之期，候耕耘之节，以祛管戾而召休嘉者乎？谓先生之寿其身以寿世，在此不在彼，诂曰不然！更进之而宣幽疏滞，摄护新天子冲德，大之衍应五事，以验庶徵，小之寓规折柳，以扶化

¹ 此处大金吾应指其义子时任锦衣卫治仪正的潘尽孝，王崇简文中也有“先生之门有金吾潘君尔力，事先生久，凡先生夙夜在公，君左右之，章皇帝心鉴其勤劳，畀以今官，而今荫孙汤士弘，又即君之子也。然则尔力之获庇于先生者甚厚，而先生真可谓泽及于其后，庆余于其家也欤”等语。顺治十八年九月，顺治皇帝念汤若望矢志贞修，苦独无依，令其抚养一幼童作为义孙，康熙帝御极后，又特旨让其过继之义孙汤士弘入监肄业。潘尽孝当时是汤若望的门下兼仆人，若望过继的义孙汤士弘原是潘尽孝之子。黄伯禄著 韩琦 吴旻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正教奉褒[M].北京:中华书局,2006, P300.

育，祈天以永命，无疆惟休，先生之学，于是全乎大道；先生之寿，于是结为大年也已。诸君子跃然曰：是足以觐先生。遂书之为祝。光禄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和殿大学士、前少傅兼太子太傅、充纂修顺治大训总裁、乙未科会试大主考、少保兼太子太保、吏兵工三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兵二部右侍郎、充丙戌乙丑乙未三科殿试读卷官、由己未科进士出身、通家侍生金之俊顿首拜撰

魏文毅公贺汤若望七袞寿文

盖闻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氛济世者，不必八索九丘。信哉其言之也！以余观于道未汤老先生，殆器大神宏，而无愧于古之圣贤者欤！先生生于西海之滨，航海数万里至中华之地。大海茫茫，风波万丈，蛟蜃鱼龙，扬鬣奋舞，或遇山石错愕，险若锋刃，舟触之则立碎，又海水盐卤，不可下咽，令人干噎。所历数十国，多鸟言卉服，鬼神出没，而先生风帆数载，若履平地，所谓以道德为干橹，仁义为甲兵，水不濡而火不热者，先生之谓也。前此，先生未至中华时，有利先生玛竇者，宣扬其教，一时颇有信从之者，然犹沕闇未著。自先生由海壖北上，广著鸿书，阐发至论，如《群征》、《缘起》、《真福》诸籍，¹与此中好学之士，共闻共见，而又接引后来，勤勤不倦，乐于启迪。所谓青天白日心事，光风霁月胸怀，先生之谓也。自古帝王治天下，最重历法，尧命羲和，敬授人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夏小正及周礼月令诸书，莫不钦若昊天，茂对育物。降及汉唐，至于明初，皆以太史掌之。诚有见于天道为人事之本原，而敬天乃治民之实事也。故风雨以时，灾沴不作，百姓和乐，则天下太平。否则，衡石程书，无益于治；智尽能索，反滋之乱也。乃先生精详历法，测验布算，占星以分度，立表以穷景，日躔盈缩，月离疾迟，去极远近，十二宫辰，不越掌握径寸而得之，而岁差环转，岁实参差，天有纬度，地有经度，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轮，日月有真会视会，又发前人所未发。是以密合天行，特膺纶眷，所谓博物君子，学贯天人者，先生之谓也。天下甚大，九州之外，复有万国，其安危理乱，总以中华为转移，中华，万国之斗杓也。故

¹ 指汤若望所著的三本神学书籍，《主制群征》、《主教缘起》和《真福训论》，详见：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Z]. 上海:上海书店 2006. P118, P133, P51.

海不扬波，则越裳重译而来朝。大林国有神铁之山，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即自流溢，镕之为剑，以贡方物，此类不可胜纪。然斗杓之转，又在人主一心，先生任太史之寄，登灵台，望云物，如氛祲灾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国家大事，有关系安危者，必直言以争之，虽其疏章谨密不传，然而调燮斡旋，不止一端。维衮有阙，仲山甫补之，所谓以犯颜敢谏者为忠，救时行道为急者，先生之谓也。或曰：先生之人，确然有道者也，先生之教，疑之者半，信之者半，与儒者有异同。吾子将何择焉？余曰：子未熟察夫先生之教也。夫先生之教，以天主为名，原夫太始之元，虚廓无形，天地未分，混沌无垠，冥昭瞢闇，谁能极之？阴阳之合，何本何化？九重庶营？八柱何当？凡皆天帝之所为也。主教尊天，儒教也尊天；主教穷理，儒教也穷理。孔子之言曰：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天生德于予。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圣贤凜凜于事天之学者如此，而后之儒者乃以隔膜之见，妄为注释，如所谓天为理也，含糊不明。儒者如葛屺瞻诸人，固已辨其非。先生之论，岂不开发群蒙，而使天下之人各识其大父而知所归命哉！谓先生为西海之儒，即中华之大儒可也。先生之言曰：各国各安，安于各法；万国各安，安于公法。法之公，尚有公于天主者哉？至于辟佛老纵横逍遥之说为不足致太平，此尤广厦细栴之上所宜切切留意者。又如教戒贪淫，教戒欺诈强暴等恶，尤为理性平情之要旨。克己复礼，即参赞位育，皆可由此以致之，而谓先生之教与儒者有异同乎？余向聆先生之绪论，见其谆谆以兴起教化为念，而其著书之奥博宏贍，当愧不能穷究其说。今春届先生七袞之期，其门下诸君子以文为请，余惟先生心同太虚，学超物表，方将延大椿之年，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与广成先生入无穷之门。篋铿安期之流，固不足道。特为述先生之为人，与先生之为学，足以寿世寿国寿民，其器大神宏有如此，而百家之自私自利者，可以改絃易辙，而知所趋向矣。是为序。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加太子太保、左副都御史、提督四驿馆、太常寺少卿、兵科给事中、翰林国史院庶吉士、赐进士出身柏乡魏裔介顿首拜撰。

龚端毅公贺汤若望七袞寿文

道未先生，崛起海表，不远八万里，税驾乎京师，道德洽闻，倾动朝著，时则贵臣拥簪，当宁访畴，开局治书，都为百卷，灿然明备，待时而行。我国家肇造九有，卜年万禩。敬天授人，首膺召命，先生以精微之学，仰赞钦文，测景别躔，提羲契和，化讹成易，上协乎辰纪，析因夷隩，俯考乎方輿，简仪日晷，极制器尚象之能，三角割圆，有精义入神之法，于是两仪之纬度经度，星宿之本行本轮，二曜之实会视会，以至环转参差，岁差岁实之别，因时相地，交食凌犯之详，莫不运以密心，深乎灵契，元会运世，表天官之书，迎日推策，布容成之算，是固一行之所却步，守敬于焉逊心者矣。我世祖章皇帝蕴剖轩图，悟兼性道。崆峒之问，遂叶风云；柱下之言，并参帷幄。登灵台而望云物，正朔肇颁；执谮人以投虎豺，群莽底定。锡之师号，爵以上卿，夜半受鳌，时席前于宣室，宸游多暇，亦辇降于丹房，东第之冠舄如云，尚方之问劳日至，鱼水之合鹄行所稀，先生因是感激恩知，誓捐形迹，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激励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贾生太息，方当极治之朝；魏徵十渐，以成贞观之盛。乃至猎阻相如，表抗韩愈，抵触忌讳，罔摄雷霆，微闻拂耳，终谐纳牖，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¹司马公之累表待罪，范忠宣之头须尽白，血诚轮困，早见常虑。方诸古人，殆有过之无不及焉。先皇帝神圣之姿，群下莫及，独与先生危言极论，化吁咈为都俞，止辇转寰，欣然乐受，岂非以其至诚，约结焚草之忠。匪同讦激，而孤踪独立批麟之勇，不由旁赞哉。迄今龙髯初远，丹槛犹新，乃是发篋陈书，泫然流涕，感圣度之如天，庆孤臣之遭遇，而与先生游者，乃幸得窥伏蒲叩阍之一斑，想造膝补天之盛事。举手加额，信仁贤之有益人国，而益以见先皇帝虚怀从谏，貽宗社无疆之庥，为千古所不再觐也。新天子手握乾府，光昭继述，当周成负宸之年，正旦爽辅天之日，先生以老成宿望，再被温纶，晋号通微，俾仍师席。鞶带三锡，矢卷阿鸣鸟之音；精白两朝，迟黄石赤松之驾。爰值清和之合朔，蔚为杖国之嘉辰。绿瞳赤舄，无须鸩玉之扶；鹤盖文茵，均切鳧藻之忭。高足弟子金吾潘君辈，以余缘殷圯履，赏辱囊琴，结缟带

¹ 清廷曾在顺治立嗣问题上征求过汤若望的意见，因顺治系得天花而死，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连皇室都对这种病尚缺乏有效的治疗办法，一般士人更是谈痘色变，汤若望的建议是立幼时曾出过天花的玄烨为帝，这一观点与孝庄皇太后及朝中满清显贵观点相合，遂一言定鼎。下文龚鼎孳赠汤若望诗中也有“忠深献纳传封事”之句，所指也应是此事。详见：（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下册页 325-326。

之无惭，披翟罗而授筒。《书》曰：询兹黄发。言国家图任耆硕，敦庞纯固，以保我子孙黎民也，为天子祝万年焉。又曰：天寿平格，言世之正人君子，期颐难老，以其嘉言嫩行，集纯嘏而绥邦家也，为先生诵九如焉。天休兹至，咸有一德，景星卿云，诸福总萃。然则先生之身，视乎国家之景运，绵绵其未有艾也。安期羨门，窃渺无征之言，乌足以申介眉，而侑康爵哉？国子监助教，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充乙未文武廷试读卷官，户、刑二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吏、礼、兵科都给事中，同进士出身，通家侍生，淮南龚鼎孳顿首拜撰。

2、廕文

胡少傅奉贺道翁汤老先生荣廕序

道未先生以治历上襄圣治，中外奉正朔者几达八维，新皇御极，疏恩大小臣工，而三品以上咸得荫一子入成均，昭异数也。先生以大银台加品加级，而例格于教，或谓缺典，九月初旬，奉特旨：汤若望系国外之人，效力年久，原无妻室，不必拘例，其过继之孙著入监。钦此。遂得以抚养幼孙汤士弘，咨送国学，岂非异数中之尤异者哉？都人士莫不手额圣朝立贤之无方，而先生邀恩之独渥也。门下士某等丐余言志庆，余谓先生昌明天学，诂芥蒂于身后，矧复计承祧载贲耶？然而国家酬庸大典，周洽靡遗，前者考绩疏荣，及其先代，今又曲体其启佑同伦，推锡嗣裔，从古未膺之荣，自先生而始被，非夙昔宣劳，上彻黼宸，乌能叨兹异数哉？《小宛》有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先生胞与殷怀，不独善其身之谓也。《法言》亦云：蜾祝类我，久则肖之。在士弘，异日者黽勉于学，思媵修立名，图所以肖先生，以上报特恩，斯亦诸士所共愿然者矣。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秘书院大学士、进士出身西蜀胡世安拜撰。顺治辛丑长至日。

王宫保奉贺道翁汤老先生荣廕序

《易》称余庆，必归积善之家。王者恩施逮下，既被其躬，又及其子若孙。夫荣宠人心所希，而且及于数世，谓之余庆，信非诬己。士之有益当代者，揣摩攻苦，致身青云，因而功见名立，光增祖烈，泽荫孙枝，盖往往而有也。至欲以绝域孤踪而渥帝眷，清修道范而传世家，此则未之前闻。而运际休隆，明良契合，其鱼水相欢，恩遇创见，又有非恒情所可逆记者。若我道翁汤老先生，产自西海，韶龄悟彻性命，辞骨肉，入修士会。年壮抱道东来，迪我中夏，如揭日月而行中天。嗣典历务，感激世祖章皇帝特达之眷，昌言伟论，云蒸霞蔚，末陈万世大计，老成谋国，社稷实永赖焉。今皇上继立天极，推恩格外，特允送其抚养孙男，读书太学，一时称为异数。而余以为先生物外高人，结知英主，力佐创垂，功同补浴。悃款报国之衷，超秩古今，则国家之所以报先生，又何得以拘例乎？此为非常之恩，独于先生有得当也。先生之门有金吾潘君尔力，事先生久，凡先生夙夜在公，君左右之，章皇帝心鉴其勤劳，畀以今官，而今荫孙汤士弘，又即君之子也。然则尔力之获庇于先生者甚厚，而先生真可谓泽及于其后，庆余于其家也欤。司天诸君子，谬谓余知言，索文为先生侑一觞。余义不敢辞，遂泚笔敷陈其概云。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前吏部左右侍郎、内翰林国史院学士、詹事府少詹、弘文院侍读学士、国子监祭酒、秘书院侍读检讨、国史院庶吉士、纂修明史、会试同考官、武会试总裁、武殿试读卷官、侍经筵、进士出身、通家侍生王崇简顿首拜撰。顺治辛丑菊月之穀日。

3、诗

道未先生邀同行屋贰公饮和兰贡酒¹

胡世安

遐陬扇皇风，一十有三载。古昔不庭区，梯航来每每。
和兰轻重洋，修贡自西海。异物匪朝珍，倾葵应有綵。
奇酿罗诸邦，瓶贮色争璀。丹宸凜禹箴，恶旨寓下逮。

¹ 此“和兰贡酒”乃汤若望担任当时中荷初交中的通事后方获得顺治皇帝御赐的。并且当时汤若望为了宗教信仰上的原因和为保证葡萄牙人对华贸易物质利益考虑，在此一中荷贸易谈判中担任了一个并不十分光彩的角色，他通过向顺治皇帝施加自己的影响而使荷兰的对华贸易计划搁浅。详见：包乐史(Leonard Blussés)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P37。

颁予通微师，故国味斯在。秋色老梧桐，幽轩殊芳蔼。
招饮共献酬，甘冽资浇磊。手捧玻璃杯，心惟酒诒谐。
沉湎绝九重，衍宴及臣寮。先生广此意，殒政赠一解。

汤先生招饮上赐和兰贡酒

薛所蕴

声教被遐荒，和兰重译至。方物多珍奇，不贵越裳雉。
维酒清且烈，各国酿有制。一种三器盛，四种十二器。
玻璃制精巧，燦燦文理具。罌实色互映，表里如一致。
舟航天际来，蛟龙应所嗜。肩钥固重篋，三年得供御。
异人汤先生，上前全拜赐。持归通微堂，馨闻莊逵暨。
叩友二三人，相延就客次。启罌欢命酌，开樽心已醉。
珀光与珊瑚，精采难逼视。甘露和琼液，不知何位置。
盈盈异香浮，霍尔消积滞。平生耽糲糲，市酤甘酣寐。
岂知天壤宽，海外有此异。樵楼笳声急，严城将欲闭。
醺然促归舆，仰叹文德备。

过访道未汤先生亭上登览闻海外诸奇

王铎

道未先生学贯天人，养多玄秘，心服其为人中龙象也。予曾书一卷被盗去，因再书此以赎遗失之愆，知道翁必大笑也。

其一

风动铃旗树影斜，漆书奇变尽堪嗟。他山鸟兽诸侯会，异国琳球帝子家。
可道天枢通海眼，始知日路小瓜窞。需时与尔探西极，浩浩昆仑未有涯。

其二

殊方别自有烟峦，一叶舳舻世外观。地折流沙繁品物，人穷星历涉波澜。
眉间药色三光纳，匣里龙形万壑寒。好向橘官延受篆，知君定不吝琼丹。

其三

八万遐程燕蓟中，如云弟子问鸿蒙。惯除修蟒管风息，屡缚雄螭瘴雾空。
灵药施时回物病，玉衡齐后代天工。幽房剩有长生诀，一笑捋须遇苑风。

其四

图画充厨始摄然，何殊曾阁揖真仙。醉吟心映群花下，闻卧情游古史前。
琴瑟中和秋独奏，锺铎光怪夜双悬。欲从龙拂求灵液，只恐鸾车泛海烟。

自白下闻汤先生之名今始见之而受经听讲感喜而为之赋二律

沈光裕

其一

多才多艺者，吾土谓周公。公欲教天下，自能超世中。
劳谦无贵贱，晋接一西东。如此方称圣，无令愿落空。

其二

博颡通尼父，修髯戒长公。千言明一向，万国域其中。
旨出尔行地，历成吾道东。君粮不徒与，我信岂成空。

题扇

魏裔介

大道先从沕漠开，羲文妙义一中裁。异端久溺虚无内，圣教还由敬慎来。
凛凛心源思奉事，昭昭帝鉴在胚胎。堪怜愤愤多时辈，谁向洪钟叩几回？

龚鼎孳诗

先生奥学贯人天，南极星辉绮里年。八万路趋丹阙迥，五千言就谷神全。
忠深献纳传封事，¹道似羲文启后贤。惭愧小儒难蠹测，也容进履圯桥前。

徐元文诗

高冥有真宰，裔牒承其休。秉此西来符，沛乎塞四州。
衍译无剩义，正始匪旁流。两间一大块，付形百形投。
苟能择所全，奚必论刚柔。先生独全此，遗迹传虚舟。
用托冠盖中，时以告王侯。二曜补元气，瞬息同千秋。
坚凝若混敦，象教莫能俦。怆此群生者，万烁皆自谋。
独特一标签，旷然遗浮丘。

霍叔瑾诗

云海荡落日，君犹此外家。西程九万里，东泛八年槎。
蠲洁尊天主，精微别岁差。昭昭奇器数，元本浩无涯。

吕缙祖诗

维天开景运，间世钟奇人。燮理分黄阁，钦崇佐紫宸。
辩方识大块，裁刻见洪钧。宝号承君宠，应传万万春。

¹ (德)魏特著,汤若望传[M]. 杨丙辰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下册页 325—326 汤若望建议立玄烨为帝事.

庄罔生诗

客有多髯者，天涯结德邻。技余奇器录，心印古时人。
问俗谈偏胜，探文理入新。往来知不厌，长此饮光醇。

邵夔诗

敷扬真学历挺垓，九万风波航海来。教主一天非异术，功专七克¹化群才。
與图广核通虚界，时究新推列象台。宣夜从今规独制，却惭星聚奏云台。

吴统持诗

此邦谁可语，西学自无邻。海外推才子，寰中景异人。
天心通两代，历法胜千春。愧我曾投契，重过又问津。

陈许庭诗

发轫由西陆，赢粮渡沃洲。缥囊虫篆古，名理赝碑留。
司契天为撰，标风谊更优。摄提欣再整，诺厄慰重修。
勾股三层外，卢牟六合週。方闻逾象表，博识遍荒陬。
异雀星初记，金鱼曜始收。辰枢两度辨，觜宿五分求。
晷影标新测，浑仪正昔谬。佐时今太史，典职旧羲侯。
洛下重逢圣，区中自罕俦。虚怀弘翕受，迈齿著谦衰。
海畔遥瞻紫，燕台幸御骝。尚期下遥榻，摩顶答崇丘。

钱路加诗

¹ 此处“七克”是指于1600年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P. Didace de Pantoja, 1571-1618, 字顺阳)所著的神修书《七克》(明末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二册, 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78)。

吾师从西来，大道契无始。钦事天地尊，三一总非二。
 嗟我中原人，竟为邪所坠。自闻天铎音，始悟超性事。
 拯溺在于渊，明星导其自。救焚在于烈，圣水灭其炽。
 正教震京华，八埏赖之利。谁谓凤祲奇？谁云麟祥异。
 有此天际人，诚为国之瑞。吾师有三绝，财色与私意。
 吾师有双绝，治历与演器。勾测贯几何，郭李失其智。
 天子重师学，借以为卿贰。绅士高其风，辄以弟子侍。
 忆师离家思，九万里余地。浮槎弱水西，三载始云至。
 布教在东方，一百有余季。总其劳勤时，六十又将西。
 不数世间年，自有天国岁。道既证其全，犹逊以为未。

艾吾鼎诗

大西汤氏老，道术果异哉！格物无遗理，穷天能见胎。
 学从羲和始，历为帝王开。古法流于外，今堪圣主裁。

董朝仪联

拟为先生书一联，作十字曰：穷道脉源流，夺天地造化。不识有以颂先生之
 万一否？是为问。

潘治诗

谁道西来阻且长？乾坤何处得相忘？大声永夜呼将旦，胼足泥土种出香。
 萍寄中原四十载，薪传弟子数千行。功成天国自南面，不共人间臣素王。

谈迂诗句

查慎行《人海记》云：吾邑谈孺木先生，留心明朝典故，不以诗名，然其《北

游集》中，如赠汤道未太常云：休屠祭后全非像，博望归时不待槎。如此之类，皆名句也。

第二章《碑记赠言合刻》相关作者身份考

从诗文内容看，这些赠言主要起因于四个方面：一是因“大金吾诸君子”、“高足弟子金吾潘君辈”“谋言于余，以为公寿”。¹即在顺治十八年五月一日（1661年，农历四月初一）这天，是汤若望的七十大寿，应其义子时任锦衣卫治仪正的潘尽孝等所请，一些与若望平日较为熟络的名公巨卿纷纷撰诗文以贺寿。二是“九月初旬奉特旨，汤若望系外国人，效力年久，原无妻室，不必拘例，其过继之孙，著入监，钦此。”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康熙皇帝御极恩诏三品以上咸得荫一子入国子监修业。而若望是外国人并无子嗣，故康熙降特旨“荫其孙汤士弘”以示优渥。其“门下士某等，丐余言志庆”。三是“和兰（即荷兰）轻重洋，修贡自西海”，“维酒清且烈，各国酿有制”；“异人汤先生，上前拜所赐”，“叩友两三人，相延就客次”；“往来知不厌，长此饮光醇”。即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使节远涉重洋给大清朝贡，终于在顺治十三年获准前往京师献上贡品。²在荷兰人所献的物品中就有葡萄美酒，此时若望圣恩正隆，“颁于通微师，故国味斯在”。很显然，顺治皇帝的意图是想让汤若望通过品尝家乡美酒来聊慰思乡情愁。胡世安在《道未先生邀同行屋贰公饮和兰贡酒》诗中有句“遐陬扇皇风，一十有三载”，意即大清的国威影响到其它偏远的国度已经达十三年了，正与此事相应。四是汤若望日常交游和布教过程中一些士大夫的赠诗。象沈光裕的《自白下闻汤先生之名今始见之而受经听讲感喜而为之赋二律》很显然就是在谈听汤讲道后的心得与体会。还有吴统持的“愧我曾投契，重过又问津”，则是在叙述别后重逢之谊无疑。现就从以上四个方面考证相关人物。

一、寿文作者

检视《赠言》存有金之俊、魏裔介、龚鼎孳三人的长篇序文以及龚鼎孳的七

¹ 本节中所引文字除特别说明外，其余均请参见北京国家图书馆民国八年（1919）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和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Sin.58）《碑记赠言合刻》相关士人诗文。

² 清世祖实录（顺治十三年六月丁亥条）[Z].北京：中华书局，1985。

言律诗《寿汤道未七十》和徐元文的长律《赠汤道未七十》。¹

金之俊(1593-1670),字岂凡,号息斋,江南吴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明朝官至兵部侍郎。入清后命仍原官,累迁官至太傅,秘书院大学士。屡以衰老乞休,康熙元年,始允致仕,卒谥文通。著有《金文通公集》20卷。有趣的是,《清史稿》还记录了金之俊晚年赋闲在家后发生的一件“匿名帖案件”,称:

之俊家居,有为匿名帖榜其门以谤之者。之俊白总督朗廷佐穷治之,牵累不决。事闻,上不直所为。以律禁收审匿名帖,镌廷佐二级,之俊削太傅衔。²

考虑到金之俊是清初著名的“贰臣”,许多人因其在明亡之后降清而对其气节、人品颇多微词。此一案件就是时人针对其降清一事所做的攻讦。笔者也曾查阅过金之俊籍属的《吴江县志》、《吴江县续志》,³象金这样在当时官位显赫的人物却独独不见其个人小传,也可能与其曾降清一事有关。

魏裔介(1616-1686),字石生,号贞庵,又号昆林。直隶柏乡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裔介少年聪慧,十五岁中第五名秀才,二十六岁中举人。清顺治三年(1646)进士及第,四年授工科给事中。后转吏科,以母忧归。九年,起故官。十一年,迁兵科都给事中。寻迁太常寺少卿,擢左副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康熙三年,拜保和殿大学士。十年,以老病乞休,世祖实录成,进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卒。乾隆元年,追谥文毅。魏裔介入阁办理国家大事时年仅四十岁,须发皆黑,历史上称之为“乌头宰相”。著有《兼济堂文集》。⁴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祖籍江西临川,后迁安徽合肥。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京师后降闯为直指使,清兵入关旋又迎降,授吏科给事中。后改礼科,迁太常寺少卿。累官至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著有《定山堂集》。弟鼎孳,字季绪,顺治岁贡生。官仙居

¹ 金之俊之文名为《道未汤先生七十寿序》,魏裔介和龚鼎孳两人的贺文则并未命名。圣彼得堡俄国公共图书馆(The Russian Public Library)藏刘凝著《天学集解》钞本九卷,内收录了三文。魏文名为《寿汤道七秩文》,龚文名为《寿汤道未七秩文》。

²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二三八,P9499-9501.

³ 吴江县志、吴江县续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⁴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二六二,P9887-9890.

知县，著有《稻香楼集》。¹

徐元文（1634—1691），榜姓陆，字公肃，号立斋。元文举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康熙初，丁父忧，起补国史院修撰。升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康熙十三年，迁内阁学士，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康熙十八年，特召监修《明史》，寻补内阁学士。明年，擢左副都御史。二十二年，坐所举不实罪，降两级调用，寻命专领史局。二十七年，代其兄乾学为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户部。二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掌翰林院。康熙二十八年，因其兄乾学子侄招权竟利，牵连元文，休致回籍，家居一年卒。著有《含经堂集》、《身省编》等。²

二、荣荫文作者

《赠言》中收录有胡世安《贺道未翁汤老先生荣荫序》和王崇简所写的贺荫之文，后文没有篇名。³

胡世安（1593—1663），字处静，别号菊潭。四川井研人，明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顺治初，授原官。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康熙元年，与之俊同改秘书院大学士。后以疾乞休，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康熙两年，卒于家。世安工诗文，著有《秀岩集》三十一卷。⁴

王崇简（1602—1678），字敬哉，河北宛平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而十七年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闯军攻陷北京时，因丁母忧而在宛平家居。顺治三年降清，选崇简为国史院庶吉士。十年，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贞。著有《青箱堂文集》，后附有王敬哉自编年谱。⁵

三、衔觞赋诗作者

¹ 同上，卷四八四，P13324。

²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二五零,P9705—9709。

³ 《天学集解》内亦收录了王崇简文，名为《贺道未翁汤老先生荣荫序》。

⁴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二三八,P9501。

⁵ 黄彭年.畿辅通志(第三册卷三六)[Z].台北:华文书局,1968.P1196。

《赠言》一帙，录入胡世安《道未先生邀同行屋贰公饮和兰贡酒》、薛所蕴《汤先生招饮上赐和兰贡酒》以及庄罔生的一首五言律诗。

薛所蕴（1600—1667），字子展、行屋，号桴庵，河南孟县人。明崇祯戊辰（1628）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后降李自成。入清历官至礼部左侍郎，歿祀乡贤。工诗文，诗有《桴庵诗》四卷，文有《澹友轩集》十六卷。子奋，字大武。顺治己未进士，历官至光禄寺卿。¹

庄罔生（1627—1679），²字玉骢，号澹庵，江苏武进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翰林院检讨，试满汉文义擢第三，迁赞善。寻晋庶子，以奏销案罢职，后补原官，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³康熙十八年卒。⁴罔生工绘事，顺治驾幸翰林院时曾因所进骏马图蒙帝赏赐。著有《红窗百咏》两卷附《中闰月令》一卷。弟朝生，顺治六年进士，授检讨，历刑部郎中，河南提学僉事。后请告归，居苏州与尤侗、宋实颖诸人为耆年会，卒祀名宦。⁵

四、其它酬赠诗作者

《赠言》中所收诸诗文，还记有沈光裕《自白下闻汤先生之名今始见之而受经听讲感喜而为之赋二律》，魏裔介《题扇》，王铎《过访道未汤先生，亭上登览，闻海外诸奇》七律四首，李日华、霍叔瑾、吕缵祖、吴统持、艾吾鼎五律各一，邵夔、潘治七律各一，陈许庭、钱路加长律各一首，以及查慎行在《人海记》里提到的谈迁《北游集》里记载的《赠汤道未太常》诗，最后是董朝仪书赠汤若望的对联。其中邵夔、钱路加、董朝仪、潘治等待考。这里，李日华和霍叔瑾两人赠诗研究因涉及到陈垣先生对两人赠诗的研究就显得要复杂一些，并且李日华本人也和西学西教有着比较深厚的浸染互动关系，所以将之放在文中第三章设专节予以详论。

¹ 孙灏.河南通志续通志(卷五八)[Z].台北:华文书局,1969.P1375.

² 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M].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9.P211.

³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P584.

⁴ 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M].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9.P280.

⁵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P584.

沈光裕，北京大兴县人，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进士，曾任推官。¹从其赠诗题名得知，沈诗是在先前已听闻汤若望之名，晤面后进而受经听讲有所感悟而做。从诗文看来，沈氏对天主教教义有相当程度的理解。²

王铎（1592—1652），字觉斯、觉之，号十樵、痴庵、痴庵道人、烟潭渔叟等。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入翰林院，四年授检讨。崇祯朝累官礼部尚书。十五年，李自成陷孟津，适铎因丁父忧而居家，为避难遂阖家南迁。³十七年三月，重被起为礼部尚书，未赴任闯王已破京师。⁴崇祯十七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召铎为东阁大学士。顺治二年五月，降清授礼部尚书。遣祭华岳，成礼旋卒。谥文安。王铎书法本晋，诗格逼唐，犹以书为人所称道。⁵其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即有“南董北王”之谓。而据学者研究，王铎这四首赠诗可能作于明末。顺治二年至四年，王铎更曾在自己居京家境穷困时借重新书赠汤若望这四首诗文以图重叙友情。足见王铎与汤若望相识已久。实际上，汤氏与清初的大多数贰臣象王铎、金之俊、胡世安、龚鼎孳、王崇简、丁耀亢、陈名夏、薛所蕴、刘肇国等关系都颇为熟络，汤氏已成为贰臣交际圈子中的重要一员。⁶

吕缙祖，字峻发，号修祉，河北沧州人。顺治丙戌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历官弘文院侍讲学士。⁷

吴统持，字巨手，一字危叟，浙江秀水人。御史弘济（吴弘济，字春阳，万历朝进士）孙。少有异质，年十三赋言志诗，邑人奇之。弱冠饩于庠，文名籍甚。⁸崇祯甲申（崇祯十七年）与妻项氏偕隐于鸳湖。⁹一边读书，一边游历，自称胥山樵子。¹⁰清兵入关后，曾积极参与抵抗活动。其赠叶绍袁（字仲韶，别号天寥，吴江人。天启间进士，历官工部主事）诗云：

闰六月城陷，生民涂肝脑。我泣类夫人，长夜直彻晓。戴星奔武唐，结友欲共讨。……我行凌溟漭，望此善自保。英主方恢疆，佛前岂终老？

¹ 黄彭年. 畿辅通志(第三册) [Z]. 台北: 华文书局, 1968. P1194.

² 沈光裕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有关这一点将在论文第三章予以论述。

³ 孙灏. 河南通志续通志(卷五八) [Z]. 台北: 华文书局, 1969. P1567.

⁴ 谈迁. 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丁酉条)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58. 崇祯十七年丁酉条。

⁵ 孙灏. 河南通志续通志(卷五八) [Z]. 台北: 华文书局, 1969. P1567.

⁶ 黄一农. 王铎书赠汤若望诗翰研究 [J]. 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 1994, (1). P1-30.

⁷ 黄彭年. 畿辅通志(第三册卷三六) [Z]. 台北: 华文书局, 1968. P1301.

⁸ 秀水县志 [Z].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P925.

⁹ 即鸳鸯湖，位于浙江嘉兴，吴伟业曾作《鸳湖曲》一诗。

¹⁰ 浙江通志 [Z]. 台北: 京华书局, 1967. P5065.

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七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后，吴统持响应号召入闽抗清。顺治三年八月隆武政权灭亡，吴返回家乡。为保气节，不仕新朝，遂避地隐遁。¹著有《典林十卷》、《明月楼集》。妻项氏，名佩，字吹聆，秀水人。少聪慧，耽读书，工诗话。著有《藕花楼词》、《藕花楼诗》。²

艾吾鼎，汉阳人，一作汉川人，崇祯壬午（1642）进士。官兴文知县。崇祯十七年，署宜宾县事，张献忠率军攻陷了城池，吾鼎阖门殉难。³

陈许庭，明朝人。字灵茂。与杨廷枢、张溥（杨廷枢，字维斗，号复庵。江苏吴县人；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两人皆为复社领军人物）等皆为好友。以荐授兵部司务。博物洽闻，尤悉掌故。著述颇多，计有《苏庵集》、《春秋左传典略》、《洪永纪事本末》、《李义山诗笺》、《汉书隽》等。兄昌期、昌懋，皆以才闻。⁴

谈迁（1593—1656），著名的布衣史学家。原名以训，字观若。名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仲木，号海若。浙江海宁人。明季诸生。迁肆力于经史百家言，尤注心于明朝典故。尝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并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国榷》。⁵顺治十年，时任弘文院编修的朱之锡聘谈迁担任记室，给了谈迁一次进京的机会。留居北京两年有余，期间为修订书稿广泛走访各类人士以搜集材料，谈迁就是在此时与汤若望结识的。其《北游录·纪邮上》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汤氏处的见闻以及对西洋书、西洋画、西洋乐、西方医学、西方制器之学等的印象：

癸巳（顺治十一年正月）……，稍左天主堂，访西人汤道未若望，……耶苏译言救世主，一曰陡斯，……。登其楼，简平仪、候钟、远镜、天琴之属……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之锡也与汤若望之间互有往来，并曾自汤氏处获其

¹ 叶绍袁,日记四种·甲行日注[M].陈文新译注.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P327.

² 浙江通志[Z].台北:京华书局,1967.P5799.

³ 湖北通志[Z].台北:京华书局,1967.P3289.

⁴ 嘉兴府志[Z].上海:上海书店,1993.P685.

⁵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五零一, P13863-13864.

⁶ 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P45-46.

馈赠西洋饼。'这些都说明汤氏在当时交游非常广阔。

在《赠言》中有关谈迁的赠诗是这样记录的：

查慎行《人海记》云：吾邑谈孺木先生，留心明朝典故，不以诗名。然其《北游集》中，如赠汤道未太常云：休屠祭后全非像，博望归时不待槎。如此之类，皆名句也。¹

这里有两个疑点，一是《赠言》的出发点是收录赠诗文，并没有载其来源出处及评价诗文及作者的目的，而这一首谈迁诗的编排显然违反了这一初衷。前面的所有收录都是单纯的篇名及诗文而毫无其它赘语就间接证实了这一点。更何况，即使编刻者执意如此，也可以采取一种“谈迁在其《北游集》中云……”的方式而完全没有引用“查慎行《人海记》云”的必要。第二个疑点就是查慎行其人。查慎行（1650—1727），初名嗣璫，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初白庵主人。与谈迁同籍浙江海宁。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²也就是说，查慎行生于顺治七年，而《赠言合刻》的刊刻年代是顺治十八年，查慎行时仅十二岁！故其名字不可能于顺治十八年被刊刻进《赠言》，他也不可能在十二岁就写出《人海记》。实际上，《人海记》是作者于康熙年间客居北京三十年来，耳目闻见，随手缀录的一本笔记。所以，只有一个解释。谈迁的这首赠诗在当时并没有被收入《合刻》，这首诗是陈垣先生在其钞本上自己补加进去的！后来，陈垣借《主制群征》三版之机把自己修改后的钞本附录于后。经查《人海行》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⁴

这样，不计陈垣的钞本，《赠言合刻》应该有三个本子。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有一个藏本，黄伯禄《正教奉褒》万松野人英敛之作序1915年天津大公报馆印重刊本《主制群征》附录《赠言·文》为徐家汇藏书楼藏本基础之上的选录本。1919年陈垣先生作序的三版《主制群征》附录的《赠言》则为陈垣钞本的修改本，也应该是收赠汤若望诗文最多的一个版本。另外，见收于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Sin. 58）的《碑记赠言合刻》则是流传域外的海外本。

¹ 同上，P67。

² 北京国家图书馆民国八年（1919）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页8。

³ 石继昌.人海行(点校说明)[A].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⁴ 查慎行.人海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P12-13.

将陈垣修改本和海外本两个本子的士人诗文加以对照，海外本不见谈迁赠汤若望诗，则此诗是陈垣后来添加无疑。

五、小结

通过前文的考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汤若望在明末清初所交接的知识分子位于社会各个阶层。既有官居一品的名公巨卿，也有甘于淡泊的布衣学者，其中大部分人是进士出身。他们的赠诗反应了时人对西学、西教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以这些士人为始点和中心，他们的日常交游、诗文往来为辐射线，可以追索出一个庞大的人际交游脉络。唯如此，我们才可以体会汤氏的良苦用心。理解到他为增进教会的影响，提高天主教在中国人特别是位于社会上层领导阶级之士大夫们心中的地位，为推行自利玛窦开始的“知识传教”策略，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我们应该思考当时在北京这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尽管汤若望成功地塑造出了自己高官、奇士的光辉形象，以其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在士人精英们间的布教活动为何反而成绩并不突出的深层原因。是两造双方交游尚未臻抵思想的境界，还是汤若望企望利用自己与顺治皇帝非同一般的父子般的关系而以劝皇帝进教为首务而不及此？抑或是汤氏一心借己清廷权贵的崇高身份而以护持天主教在华的事业为主而谨慎在朝中官员当中布教？我们也应该思考在这场大规模深层次的中西文化的砥砺和碰撞当中，代表西方文明的传教士们和代表华夏文明的士大夫们在一较深层面上的思想汇通状况及对双方的深入影响。

第三章 《碑记赠言合刻》相关士人交游考

第一节 前言

《碑记赠言合刻》是汤若望在华传教期间所交游的士人所赠诗翰合刊本，初刊于顺治十八年（1661）。现在来看，《合刻》计有三个版本，①《赠言合刻》，顺治十八年刊本，见收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②《碑记赠言合刻》，顺治十八年刊本，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馆藏编号为Sin. 58；③陈垣《赠言》钞录本，民国八年（1919）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附录，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合刻》收录碑记两篇，贺寿序三篇，荣廕序两篇，诗二十二首，诗文总计二十九篇，相关作者有胡世安、刘肇国、金之俊、魏裔介、龚鼎孳、王崇简、薛所蕴、王铎、沈光裕、徐元文、李日华、霍叔瑾、吕缙祖、庄罔生、邵夔、吴统持、陈许庭、钱路加、艾吾鼎、潘治、谈迁、董朝仪等总计二十二人。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着一定声望的士大夫，几乎全是进士出身，身份大致可以分类为忠烈、遗民、贰臣、新贵四种。¹由这些人的师生、同年、姻亲出发，我们可以追索出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而这一网络中的人们又大多与西学和西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循此线索，我们可以探寻当时欧洲文明在明末清初社会具体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而长期以来，囿于资料方面的原因，从未见学者在这一资料的基础上全面研究《合刻》中赠言诸位士人的交游状况和中西两造的互动状况，本章就将在这一方面有所考证和阐发。²

《合刻》初刊时的背景是汤若望个人的荣耀在清廷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从顺治元年以修正历法管钦天监正事始，迄顺治十八年敕锡通微教师、光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掌钦天监印务，最终成为官居一品并连获殊恩（如奉特旨抚养义孙汤士弘并入太学读书等）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汤氏利用自己和顺治皇帝的亲密关系，也不断邀恩请爵以多方护持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然而顺治驾崩后，

¹ 有关这个社会精英群体所涉及士人身份的详细考证，详情请读者参见拙文：三版《主制群征》附录赠言相关士人考，审稿中。

² 文章中所引文字除特别说明外，其余均请参见北京国家图书馆民国八年（1919）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和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编号为Sin.58）《碑记赠言合刻》相关士人诗文。

政治形势骤变,康熙帝年纪尚幼,而孝庄文皇后和辅政的四大臣对顺治长期以来好汉语、慕华制、重用汉人的作风一贯不满,遂导致康熙帝率循祖制、咸复旧章政策的出台。在这一矫正顺治帝汉化政策的大背景下,许多汉族高官纷纷请辞,其中就包括多位著名的贰臣如洪承畴、金之俊、傅以渐、胡世安、王崇简等,都不约而同地在顺治十八年四月到八月间致仕归里,而这些人也都与汤若望有着相当不错的公私交往,并旋以杨光先掀起历狱案为标志,汤若望在清廷的前后遭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无疑,除掉政治环境的改变外,这与汤若望和贰臣之间的关系和汤氏其人的交际策略以及身份认同都有着因果性的联系,文章也将在这一方面有所着墨,以探讨贰臣群体的迅速衰落和汤若望垮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思考随着中西文明交流的深入而暴露出的一些传统观念上的冲突与传教事业进展的关系,以冀能对当下中西文化间的再度交流有所借鉴。

第二节 贰臣与汤若望之间的交往以及两造之间互动之析探

一、 贰臣与汤若望之间的交往及他们对西学西教态度之辨析

金之俊、龚鼎孳、胡世安、王崇简、薛所蕴、王铎、刘肇国七人皆为清初著名的贰臣。满人甫入主中原,天下未定,为稳固政权笼络民心,需要得到汉人士大夫群体的支持。因此,对前朝的投诚官员都颇为借重。如清兵在攻入北京之前,为减少民众抵抗,曾打着为崇祯帝复仇的口号,声称所要消灭的只是已经攻陷京城的闯王农民起义军。言:“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并约法两章:“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¹实际上,对前来归顺的汉族文武官员,大都升级任用。甚至对明朝革职官吏及山林隐逸(没有做官的失意士人),也一概录用。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如吴三桂、洪承畴等人就为满人夺得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而如明末奉教士大夫徐光启等曾经借助西洋火器和葡籍军事顾问所装备和训练出来一只精锐部队,因故在吴桥发生兵变,且稍后也投降于满清,从而促使敌对双方的军事实力呈现明显的消长变化。

¹ 徐锡麟、钱泳. 熙朝新语[Z].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卷一 P2-3.

前列如金之俊、胡世安两人就先授原官后累迁至秘书院大大学士，龚鼎孳则初授吏科给事中，后累至刑、兵、礼三部尚书，王崇简初选为庶吉士，后官至礼部尚书，薛所蕴历官至礼部左侍郎，王铎降清后即被封为礼部尚书，六人都身居要津。²而这些贰臣群体为维护其官宦家族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的利益，大多对新政权也是立志输诚，颇为尽心尽力。如金之俊为官伊始，先是“疏请先蠲畿甸田租以慰民望”，又言：“土寇率众降者，宜赦罪勿论。缚渠来献，分别叙功。就抚之众，宜编保甲，令安故业。无恆产者，别为区画。”寻又“奏荐数人，指陈时弊”。³正所谓新官上任，连烧三把火，其急于巩固自己权位和邀功之心昭昭。

这一贰臣群体与汤若望的关系应较为熟络，诸人与汤氏也多有在宣教事业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诗酒过从的情形。如胡世安就留有与天主教相关的四篇文章，分别是《修历碑记》、《贺道未翁汤先生荣膺序》、《超性学要序》和《民历铺注解惑序》，⁴如果说荣膺序是属应酬往来，尚有碍于同朝为官的情面不得已而为之的话⁵，那么，其它三篇文章则是为宣扬西方天文学和神学教义而作无疑，尤其是《超性学要》一书即为西方著名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原文为拉丁文，而在三百多年以前利类思就将这本欧洲人都视为难于翻译的神学巨著译成了中文，并敢于向当时的朝廷大员索序，实属不易。这说明耶稣会在社会高层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这些士大夫肯定对西学西教会有一较为深入的理解和接受。又如薛所蕴，当时与胡世安同在礼部，胡任尚书，所蕴则作为胡的副手任礼部左侍郎。在《碑记赠言合刻》中胡就赋有《道未先生邀同行屋贰公饮和兰贡酒》记其与薛所蕴一起在汤氏处饮宴的情形，薛所蕴也赋有《汤先生招饮上赐和兰贡酒》一诗，以志其事。以私人身份同时邀请一个部院的正副两位大臣品尝皇帝所赐的西洋贡酒，这说明了汤氏乃至整个耶稣会士群体交游手段的高明和广阔程度。

¹ 黄一农.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P349.

² 有关以上六人详细的历官情形，详请读者参见拙文：三版《主制群征》附录赠言相关士人考，审稿中。

³ 清史稿[Z]. 北京：中华书局，1996. 卷二三八，P9499—9501.

⁴ 《修历碑记》、《贺道未翁汤先生荣膺序》见收于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八年刊本《碑记赠言合刻》（编号为 Sin.58），徐宗泽在其《译著提要》中就收录有胡世安所作《超性学要序》和《民历铺注解惑序》，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 上海：上海书店，2006. P144, P219. 两文也见于刘焜编圣彼得堡俄国公共图书馆（The Russian Public Library）藏《天学集解》钞本九卷，另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收录了汤若望撰《民历铺注解惑》，内就有胡氏的序文，P467-472.

⁵ 编者按：胡世安时任礼部尚书，执掌礼部，汤若望主管的钦天监与礼部存在诸多文书、奏章等业务上的往来，且钦天监官员的升迁，也需先由礼部考选。下文论及的汤若望邀礼部尚书胡世安、礼部左侍郎薛所蕴同饮顺治皇帝所赐的西洋贡酒，汤氏就含有借应酬交际以提升彼此间感情扩大西人西学西教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影响力的深厚用意。

龚鼎孳、王崇简、王铎三人与天主教也颇有渊源。龚鼎孳与吴伟业、钱谦益齐名，并称为江左三大大家。“自谦益卒后，在朝有文藻，负士林之望者，推鼎孳云”。¹龚鼎孳与江南士人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抗清人士阎尔梅（1603—1662，字古古，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就是一名被捕后幸得龚鼎孳为之开脱而免罪的江南士人。当时舆论也有认为鼎孳虽降清高仕，然暗中救脱阎尔梅、傅山等反清志士，非助纣为虐者可比。²又轰动朝野的江南“奏销案”后，龚鼎孳就大胆上疏，为已完粮的江南士绅请求“量与开复”。³江南在当时是天主教传播的重镇，龚鼎孳也必然会与教会中人和友教士人有较多联系。如龚鼎孳曾为自幼即被外祖父徐光启抱至教堂受洗的许缙曾（1627—1696，号鹤沙）作有《送许官允鹤沙观察南州》及《许鹤沙臬宪自中州返云间》两诗，另外，与缙曾同于康熙“历狱”中因友天主教遭罢黜的许之渐（1613—？）也与龚氏相熟，龚鼎孳在之渐收藏的苏轼墨迹上题记，并对自己和之渐当时同遭贬官的境遇有所感慨。⁴王崇简与身为天主教徒的魏学濂同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并作有《读魏子一〈忠孝实记〉书后》，其中魏子即东林党人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⁵王崇简之子王熙也曾以年通家世弟的自称为许缙曾的《宝伦堂集》做序，内中有云：“忆戊子冬，公始来京师，执经于先文贞公之门……”（此处先文贞公即指王熙之父王崇简，卒谥文贞），盖缙曾也曾经执弟子礼虚心向王崇简问学。⁶王铎除在《合刻》中有留有题赠汤若望的四首七言律诗以外，尝有其它诗记其与汤氏的交游。在王铎的《拟山园选集》中收有《东西洋汤子》一诗：

别后十年泣塞鸿，遥传震旦与天通。蛮王尽礼诸神像，汉使空瞻异域风。

蛤蜊化居无种类，珊瑚指点向空濛。玄宗自此长相演，万古恢恢大治中。⁷

诗中“别后十年”之语足证王汤两人相识时间之早，而“蛤蜊化居无种类，

¹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四八四,P13324.

²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P101.

³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M].北京:中华书局,1959.P434-452.

⁴ 龚鼎孳.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13 集部·清别集类·龚芝麓先生集内省斋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定山堂诗集》卷四页 28,卷二十六页 27,《定山堂古文小品》卷下页 41.

⁵ 王崇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零三册别集类·青箱堂文集[Z].济南:齐鲁书社,1997.卷十 P1-4.

⁶ 许缙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一八册别集类·宝伦堂集[Z].济南:齐鲁书社,1997.前序言.

⁷ 王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11 集部·清别集类·拟山园选集曹司马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卷六十七页 11-12.

珊瑚指点向空濛”则与王铎在前《合刻》中赠诗第三首中的诗句“八万遐程燕蓟中，如云弟子问鸿蒙”遥相呼应，同是颂扬汤若望劝人进教之功和交游人士之广。又《合刻》中尝有：道未先生学贯天人，养多玄秘，心服其为人中龙象也。予曾书一卷被盗去，因再书此以赎遗失之愆，知道翁必大笑也”的跋语，乃知王铎先前曾经手书一卷赠诗，不料竟被窃贼盗走，此一颇富戏剧色彩的情节倒与《合刻》中另外一位诗文作者布衣学者谈迁《国榷》手稿被窃走的境遇有几分类似。只不过谈迁以“吾手尚在，宁遂已乎？”的气概发愤重写，“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名曰《国榷》”，为的是补史家之不足，¹而王铎再书一卷则为的是以“赎遗失之愆”并重新接续与汤氏之间的友情。至于“昆山三徐”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兄弟，其舅父即大名鼎鼎的顾炎武。大哥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建庵）是康熙九年（1670）探花，二弟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号立斋）是顺治十六年（1659）状元，三弟徐秉义（？—1711，字彦和）是康熙十二年（1673）探花，再加上子辈共九名进士，徐家遂成为江南最负盛名的世家之一。兄弟三人除徐元文留有赠汤若望长诗外，大哥徐乾学与西学也有往来，并曾于康熙三十三年三月（1694年3月28日）邀请许缙曾等十二位名流一起饮宴赋诗。²至于刘肇国也是清初贰臣之一，刘肇国，字阮仙，潜江人。明崇祯癸未进士，改庶吉士。入国朝，历官内阁学士，兼管国子监大臣。有《茭湄诗集》。并于顺治六年正月和王铎一同被任命为《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官。³

以上诸人除与汤若望等传教士存在直接的互动之外，彼此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往来。在公务上他们同朝为官且大多在前明就是同僚旧识，在他们的文集中更存在大量的应酬往来、诗歌唱和的情形，并互邀为对方的书籍刊刻撰文作序。如龚鼎孳、陈名夏、王铎、胡世安等就同序过金之俊的文集，王铎也序过龚鼎孳的《龚芝麓集》，⁴徐乾学也留有《柏乡魏公裔介墓志铭》并对魏裔介晚年的宗教信仰有所留意，认为其“拳拳服膺于穷理尽性之义，有所深省独得而不以告人”⁵，联系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魏氏晚年作品《昆林小品》、《昆林外卷》时也

¹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五零一, P13863-13864.

²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Z].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三页373.

³ 法式善.陶庐杂录[Z].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页50;清史列传[Z].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二十册卷七十九页6550.

⁴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P15,P101,P108.

⁵ 徐乾学.碑林集卷十一·柏乡魏公裔介墓志铭.中华书局,1993.P249.

认为：

裔介学宗朱子，著有《约言录》、《知统录》等书，而此集于二氏之学，亦有所取焉，岂晚耽禅悦耶？¹

也对裔介晚年的精神生活有所疑惑（下面将要论及魏裔介晚年奉教事）。薛所蕴《澹友轩文集》卷三有王敬哉诗序（按：敬哉即王崇简字），王铎也曾为崇简《青箱堂诗集》作序，胡世安和薛所蕴二人则互为对方的诗集作序，而龚鼎孳、王崇简、胡世安三人文集中均留有赠王铎的诗文。

不能否认，尽管这些贰臣分子大多很快得到满清统治者的重用，但是他们仍然背负着儒家忠孝传统所带给他们的强大舆论压力而始终不得解脱。时人为唾弃降官的失节，往往存在讥讽或丑化其人格的情形。如金之俊致仕居家后，就有人屡次在其家门张贴匿名帖非其人格，之俊白总督郎廷佐穷治之，奈何屡禁不止，反而把事情传到了康熙皇帝的耳朵里，“上不直所为”，反以律禁收审匿名帖，将总督郎廷佐降两级，之俊本人也被削掉了太傅衔，最后郁郁而终。²贰臣们节气遭损，此也成为他们心头不能去的一块心病，当荣华富贵转眼成为过去，回首来时身，他们心底或许会生出隐隐悔意。如金之俊与同籍傅山、苗胙土交善，傅坚守气节不肯仕清，苗以明官任清南赣巡抚，之俊在其《峪园近草》有《挽苗晋候年大诗》，其第二首云：

燕市衔杯古寺秋，曾商出处泪交流。功名一旦成灰土，恨不当初守一丘。³

形象写出了贰臣们在功名已成过眼烟云之后，“恨不当初守一丘”的感慨。；另一位贰臣官至秘书院大学士的陈名夏与“明末四公子”之一为避举荐竟至遁入僧门的遗民学者方以智两人身为好友且为儿女亲家，两人之间的交流或许最能体现贰臣们当时这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陈名夏《石云居诗集》收录《傅密之太史书兼读其寄我诗次韵》，曰：

¹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65.P1107.

²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二三八,P9499-9501.

³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P17.

天末传书雨雪深，泪痕重下短衣襟。首山仍是箕山节，东海终怜北海心。
稚子远行探虎穴，孤僧不死有人琴。当年太姥轻挥手，让尔流离蚤入林。¹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当时陈名夏已经保定巡抚王文奎举荐降清并获授高位，而方以智则由福宁而南下抵广州开始其在岭南的流亡生涯，一为贰臣，后官至大学士；一为遗民，后出家为僧，两人出处已迥然有别。是诗首联写收到方以智诗文后喜出望外之情，颈联则为内心感情的抒发，是全诗的诗眼。颔联写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于顺治三年清军攻陷广州以后，因为当时方以智避居岭南，故中履独自入粤去探寻父亲消息一事，尾联则是在回忆陈名夏和方以智最后一次在福建太姥山见面的情景。诗中“首山”指西周时期因周厉王之难而被迫即王位的共伯，后来退归逍遥于丘首山；“箕山”指尧舜时代严词拒绝帝尧闻其贤而欲传之王位的许由，反而跑到箕山隐居起来；“东海”指战国末期齐国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后来谢绝诸国封官赏爵举动退隐于东海；“北海”指东汉赵歧，因避祸避居北海孙宾石处，后来宾石极力举荐赵歧做了高官。这里陈名夏接连用了四个借代，“首山”和“北海”当指为官者陈名夏自己，“箕山”和“东海”当指代隐居者方以智。陈名夏在诗中竭力为自己表白，把自己暗喻成为避祸和因友人强力推荐不得已才出来做官的赵歧和得王位不喜失王位不怨的共伯。“仍是箕山节”说明其虽降清仍试图挽留节气，“终怜北海心”则是在渴求别人的谅解和同情。²

贰臣这种为挽气节和渴求谅解的心情往往导致这一群体中的诸分子同气同声，同舟共济命运。如金之俊和陈名夏交笃，声称“两人官同、心同，而伤心事亦同”，此一“伤心事”当是指两人降清为贰臣一事。钱谦益与龚鼎孳为知己，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三记曰“虞山（指钱谦益，称虞山先生）与合肥（指龚鼎孳，祖籍安徽合肥），其兄弟也，其才望同，其官位同，其出处也同”。³钱氏曾序胡世安的文集，钱谦益又为王铎好友，曾在南明弘光朝受王铎推重，后钱氏为王铎撰墓志铭。丁耀亢和王铎相交，又与龚鼎孳有同学之谊。另外，丁氏《陆舫诗草》卷首有王铎撰“丁野鹤诗序”，而《逍遥游》、《江干草》卷首则分别有龚

¹ 陈名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零一册别集类·石云居诗集[Z].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卷二 P60.

² 以上典故详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 庄子集释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P983-984; (汉)司马迁. 史记[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 P2459-2468;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赵歧列传 P2121-2129. 以及刘丽. 陈名夏与方以智、阎尔梅的诗歌酬唱[J]. 重庆社会科学, 2007, (08) 与张升. 论陈名夏与方以智的交往[J]. 安徽史学, 2000, (02) 两文.

³ (清)龚炜著, 钱炳震整理. 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巢林笔谈[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卷三页 76.

鼎孳丁亥、癸丑年所作序。¹钱谦益在为王铎所作的墓志铭中尝云：

人曰公之品，逸而端，生平规言矩行，动止有常。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²

意在说明其入清后放浪形骸，消极应付官场事情并不是真心为满清卖命而是有所图谋，当然也含有为自己撇清之意。实际上，由于满清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清廷各项笼络汉官政策的出台，一些前明官员在复国无望的情形之下投降满清并获授高位，这些贰臣们再加上其门生、故旧、亲友等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团体，他们在政事中也不乏互相支持的情形。如前述龚鼎孳敢于为“奏销案”中的士人请命就是其中一例，另外，康熙“历狱”中遭罢黜的许之渐、许缵曾和佟国器三人也应属于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许缵曾与上述贰臣之间有着密切的来往，许之渐和因覆杨光先疏而遭罢免的张宸为密友，佟家则和大贰臣洪承畴有通家之谊。³

这一庞大关系网络所涉及的众多士人尽管与西学西教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却罕见有人转为宗教上的信仰，这是一件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事情。明末政治的腐败和流寇的猖獗以及满清的迅速崛起使得许多具有远见的士人大力提倡实学，而在当时传教士所带来的异族文明使他们看到了通过实学救国的希望，在这一点上，即使信仰堪称最为坚定的“三柱石”也无一例外，可以说，这也是他们入教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这里的“实学”并不是单纯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军事等等，还要包括人文思想方面的交流和学习用以深诋当时惯于空谈、学而无实、学而无用的社会风气。徐光启就认为耶稣会士以其“实心、实行、实学”，而“诚信于士大夫也”，他在西学中区分出三种学问：“神学”、“格物穷理之学”、“象数之学”，并进一步提出“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将中西两大文明融会贯通的道路。⁴平心而论，当时社会对西学西教持友善态度的人要大大超过坚决拒斥的部分，不过接触过这种外来学问的大部分士人对其还是处在一种观察了解和欣赏利用

¹ (清)丁耀亢.丁野鹤集八种[Z].清初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²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P4-7.

³ 黄一农.张宸生平及其与杨光先间的冲突[J].九州学刊第6卷第1期,1993(01):80-81.

⁴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的状况之下,事实证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西学西教有益于经世致用,进一步登堂入室转化为宗教信仰的士人还是不够多,尽管明末以来教会的影响在不断进步和扩大。也即,儒学本位的思想已经牢牢扎根于这批士人的思想之中,当势均力敌的中西两大文明遭遇的时候,异质文明很难取代已经渗入骨子里并流淌于血脉里的儒家传统,在这一点上深受儒家伦理传统浸染的贰臣群体也不会例外。

二、汤若望与贰臣群体的关系及对汤氏传教策略之考辨

明末清初正是一个天崩地解、价值观混乱的动荡年代,处在新旧政权交替中的汉人士大夫们,面临社会忠君爱国等伦理传统的强大期许,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做出艰难的选择。总结起来,不外乎下列三种情形,并且这三种情况都有士人在《合刻》中赠诗于汤若望。一是奋起抵抗,组织反清义军,或者参加南明等政权继续为明朝效力,如前述吴统持和艾吾鼎两人,吴在清兵入关后,曾积极参与抵抗活动,失败后又于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七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后响应号召入闽抗清。¹艾吾鼎则于崇祯十七年署宜宾县事时,誓死抵抗张献忠农民军,与城池共存亡,最后阖门殉难²;二是看不到明朝中兴的希望也不愿为外族夷满效力而发誓不仕新朝甘作前朝遗民,如著名平民史学家谈迁感国事日非已不可为,且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遂归里发愤著书³;三就是许多前明旧臣或许对腐败的明朝统治彻底失望,抑或从维护其家族的既得利益和已有的权力地位角度考虑,选择了忍辱偷生投奔满清,立时输诚,摇身一变成为清廷新政权中的重要一员。金之俊、龚鼎孳、胡世安、王崇简、薛所蕴、王铎、刘肇国七人就是这一贰臣群体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汤若望与三种出路下的士人都有往来固然反映其交游之广,而从较深层面考虑,与贰臣群体之间的交往反映出若望交际策略和身份认同上的一些新问题,以下就从不同角度试论述这一问题。

实际上,汤若望本人在当下贰臣圈子里被认同的身份也应该就是一位同朝共事的老臣,甚至可以说,汤若望本人也是一位贰臣。据文秉《烈皇小识》载崇祯

¹ 叶绍袁,日记四种·甲行日注[M].陈文新译注.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P327.

² 湖北通志[Z].台北:京华书局,1967.P3289.

³ 清史稿[Z].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五零一,P13863-13864.

帝尝“加西人汤若望尚宝司卿，专理历法”¹说明汤氏在明朝就在京任修历之职，并尝奉崇祯帝命设厂制炮，²十多年间与前明诸臣一起同朝共事并相互交游，以致鼎革以后王铎甫返京城，就手书诗文卷轴赠与汤若望以重新接续以前的友情。³又据谈迁记载：“崇祯甲申年（1644）三月，京城陷，陈避天主堂，欲投缳，（若望）力沮之”，汤氏对陈名夏有救命之恩。谈迁还提到陈名夏曾向汤若望学习过炼金术，“欲传之不得也”，⁴进入顺治朝，陈名夏仍然和汤若望保持有密切的往来，在其文集中就留有多首记其与汤氏之间往还的诗歌。检视陈名夏的文集，计有四首诗歌载其和汤若望交往事，《寄汤道未先生》、《赠汤道未太常》、《过汤道未园中》、《西洋汤道未先生来》，内中《西洋汤道未先生来》一诗乃是在陈名夏在清廷为官时所作，书写了当时汉族士人群体眼中的汤若望形象，饶有兴味，今摘录如下：

一日两命驾，过我松亭前。执手慰老颜，不若人相怜。
沧海十万里，来任天官篇。占家见端委，告君忧无然。
忠爱性不移，直谏意益坚，贾谊遇汉文，治安书可专。
公为太史令，洛下诚并贤，翻愧畴昔交，势利多扮缘。
愿从学道术，寡营成大年。⁵

在前明友情仍在的状况之下，这些贰臣眼中若望的第一身份应该是一操行和学问俱佳的同僚和挚友，其在贰臣群体中被认同的程度应远远高于其他满汉新贵。尽管这些贰臣对西学西教都十分友善，但也仅仅止步于欣赏和利用的层面而较少深入至思想信仰方面的深层次交流。而若望与这一群体仍然保持亲密往来的原因一是同朝共事官场交际应酬的需要，二是希望借自己与这些高官权贵间的交往，扩大天主教在上层士人中的影响力，三是隐忍以劝服顺治奉教为第一要务。实际上，耶稣会士在培植中国第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皇帝方面历来是不遗余力，崇

¹ 文秉.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烈皇小识[Z]. 上海: 上海书店, 1982, 卷八页 213.

²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Z]. 上海: 上海书店, 2006. P287.

³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八年（1919）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八年刊本《碑记赠言合刻》（编号为 Sin.58）。

⁴ 谈迁. 北游录·记闻上[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P278.

⁵ 陈名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零一册别集类·石云居诗集[Z].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卷一页 5、页 16、页 33，卷六页 18.

祯朝、顺治朝，乃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南明各小朝廷都有耶稣会士经营其间，而汤若望就先后在崇祯和顺治两位皇帝身上寄托过自己的“康士坦丁梦想”。尤其在年轻的顺治帝身上为劝其受洗奉教可谓费尽心机，着力尤多，顺治和汤若望之间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并且一度对天主教有着很高的热情，惜乎若望所识遇的主要是“二十岁以前童子时代之顺治”，对其而言“淫乐是危险最大的”，是故汤若望终不能劝顺治信奉基督教，¹并且董鄂妃一死，直接把顺治推向了佛教的怀抱。在汤氏这一种策略之下，其清廷高官的耀眼身份和所享种种皇恩殊遇或许会掩盖其传教士的本来面目。无怪乎刘肇国在其为汤氏所撰的《天主新堂记》中有言：

治历者，先生久留之故；传教者，先生远来之故也。肇国虽未悉先生之教，然亦闻其梗概矣……而乃今以历法特闻，不知历法仅其绪余也。虽探天地之高深，步日星之远近，仰观俯察，亦昭事之一端，要之心性学问实不在此，然而先生亦良苦矣。

一语点出了汤若望用尽心机周旋于贰臣之间和邀信于顺治皇帝的良苦用心，“识者知其有待也”，汤若望等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劝化皇帝皈依天主。²

第三节《合刻》中教徒或望教士人的事迹及其所反映的问题

一、 薛所蕴和教会的关系问题

特别指出的是，薛所蕴和教会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探究。除与胡世安一起到汤氏处共饮西洋贡酒外，他还曾经写有《汤道未先生园中水石歌》，详细描述了汤若望居所的景致，诗文中也流露出其对天主教的仰慕之情。文曰：

¹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8.P7.

²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八年(1919)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八年刊本《碑记赠言合刻》(编号为 Sin.58)。

先生海外好奇者，重三十译来过昆仑下，无数名山大水堆心胸，却向高师放出，寄在一亩园林中。园中有井二丈余，不假纆索升作渠，喷射方塘如风雨，龙吟虎啸盈两耳。绕塘怪石多气色，离奇共水争标格，或嶽立而矜莊，俨然束带搢笏丈人行，或嵌空而玲珑，翩若静女窈窕，宛而警鸿与游龙。时来问道先生侧，便如跳出长安陌。心疑此水此石不是尘世物，何其升降于无形，峥嵘而突兀。先生一身备天体，仰探星经之奥，俯穷地纪之理，开辟以来，日月指诸掌，手弄潺湲，足躡云跟，时时栖心洪濛上。何时顿了婚嫁缘，常侍先生水池边。庶几撇却缁尘一万丈，依稀枕漱三山巅。¹

诗中除了对汤若望在历法和天文等科学方面的成就表示赞赏外，“时来问道先生侧，便如跳出长安陌”一句也表明薛氏被汤氏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似乎对汤氏所言说的西教有相当程度的感悟，“庶几撇却缁尘一万丈，依稀枕漱三山巅”流露出愿意超脱物外、献身天主的热忱。惜乎“何时顿了婚嫁缘，常侍先生水池边”，说明薛所蕴当时蓄有小妾，这在当时是违犯天主“十诫”的重大事情，即便是开明如耶稣会士的汤若望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里，薛氏的诗歌揭示了一个自明末以来，士大夫在入教方面普遍遭遇的一个严重障碍——纳妾问题，实际上就是允许不允许一夫多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秉持利玛窦“学术传教”路线的来华耶稣会，尽管在中国礼仪如敬天、祭孔、祀祖等在耶稣会内部及来华其它教会存在严重分歧和争议的问题上一贯较为开明，²但唯独对娶妾这一问题诸教会却保持严明的统一。只要你蓄有妻妾，就不允许你入教，除非你把妾异处、休掉或者是等正妻过世以后再把妾予以扶正。教会的这一硬性规定，不知道难为了多少望教士人。薛所蕴应该就是在不能娶妾以延子嗣问题上有所顾虑而未能入教。今查其籍所属的《孟县志》，仅载其有一子名奋生者，字大武，顺治乙未进士，累迁至大理寺丞，可见薛家一门的人丁并不十分兴旺。³检视薛所蕴的《桴庵诗》，尝有一篇《黄于石生子序》，也颇可以透露些许当时士人对接续家族香火一事的看法。其言曰：

¹ 薛所蕴.桴庵诗卷二[Z].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一百九十七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页42-43.

² 有关中国礼仪之争问题的详细讨论，详情请参见：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³ 仇汝瑚修冯敏昌纂.孟县志[Z].清乾隆55年刻本,卷五人物上集传七十一.

……先是于石有子殉河阳难，迹且年逾四十，忧及承祧，时见眉宇即戚，党之善于石者亦颯颯忧于石忧……¹

秉持这一思想且当时只有一子的薛所蕴，可能就是对这一问题有所考虑而未能进入教会。

除薛所蕴过访过汤若望的居所并对汤氏的言说有所感悟外，《合刻》中的诗文作者谈迁也专程拜访过汤若望并以一个史学家的冷静眼光记下了自己的观感，²王铎、龚鼎孳等贰臣的文友丁耀亢也留有《同张尚书过天主堂访西儒汤道未太常》诗，并主张天主教“因缘也与儒释同，不识天人原一道”，认为儒、释、天三教间并没有壁垒分明的界限。³

二、理学名臣魏裔介奉教问题

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合刻》中的另外一位诗文作者：位极人臣的魏裔介身上。魏氏历仕顺、康两朝，累官至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魏氏是精研程朱学说的清初理学名臣，为海内言理学者咸推重之。特别是在其《约言录内外篇》和《薛文清读书录纂要》两书问世后，更是得到了士人们的一致追捧。⁵但是，就是这位官居一品、学宗朱子的理学大家，却与天主教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甚至可能是一名教徒。理由有三：一是魏氏对利、汤二人“补儒易佛”和“尊古非今”思想的认同。其文曰：

或曰：先生之人，确然有道者也，先生之教，疑之者半，信之者半，与儒者有异同。吾子将何择焉？余曰：子未熟察夫先生之教也。夫先生之教，以天主为名，原夫太始之元，虚廓无形，天地未分，混沌无垠，冥昭瞢闇，谁能极之？阴阳之合，何本何化？九重庶营？八柱何当？凡皆天帝之所为也。主教尊天，儒教也尊天；主教穷理，儒教也穷理。孔子之言曰：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又

¹ 薛所蕴. 桴澹友轩文集[Z].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一百九十七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页 68.

² 谈迁. 北游录·记闻上[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P278.

³ (清) 丁耀亢. 丁野鹤集八种·陆舫诗草卷四[Z]. 清初刻本, 北京图书馆藏.

⁴ 清史稿[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卷二六二, P9887-9890.

⁵ 魏荔彤. 丛书集成初编·魏贞庵先生年谱[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P15.

曰：天生德于予。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圣贤凛凛于事天之学者如此，而后之儒者乃以隔膜之见，妄为注释，如所谓天为理也，含糊不明。¹

言语中明确认同天主即“先圣贤“典籍中的天，而非“后之儒者”“妄为注释”的所谓“天为理”也，主张“尊古非今”；又认为

至于辟佛老纵横逍遥之说为不足致太平，此尤广厦细栊之上所宜切切留意者。又如教戒贪淫，教戒欺诈骗强暴等恶，尤为理性平情之要旨。克己复礼，即参赞位育，皆由此以致之，而谓先生之教与儒者有异同乎？²

赞同“补儒易佛”，认为佛教学说虚无缥缈，脱离实际。可以看出，魏裔介对教会的宣教路线及策略十分熟稔并持坚定支持态度。

二是魏氏对天主教义的理解和对西教的倾慕。与其它贺寿、颂荣膺诸文大多充满溢美之词对汤氏歌功颂德不同，魏文注重抒发自己对教义的理解，字里行间透露出魏氏对神学思想的理解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最典型的例证莫如这首赠汤若望的诗《题扇》：

大道先从沕漠开，羲文妙义一中裁。异端久溺虚无内，圣教还由敬慎来。
凛凛心源思奉事，昭昭帝鉴在胚胎。堪怜愤愤多时辈，谁向洪钟叩几回？³

又，其在贺寿序文中曾曰：

先生之论，岂不开发群蒙，而使天下之人各识其大父而知所归命哉？……先生之言曰：各国各安，安于各法；万国各安，安于公法。法之公，尚有公于天主者哉？⁴

¹ 碑记赠言合刻·赠言[2]. 顺治十八年刊本，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馆藏编号为 Sin.58.P3-7.

² 同上.

³ 同上 P17.

⁴ 同上 P3-7.

文中以天主为“大父”、天主即“万国之法”的观点和诗中“大道”、“异端”、“圣教”、“奉事”等语，皆是直用教会语言，魏氏的宗教思想和望教心态暴露无遗。

三是史料中有直接指认其为教徒者，这也是一条最重要的佐证。清末民初士人刘声木在其《苕楚斋随笔》中言裔介奉教事：

文毅（裔介谥号，作者按）学宗朱子，诗文亦醇雅，不失为儒者之言……孰知其生平夙奉天主教，列名氏于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中。当时致天主教神甫书札甚多，皆藏于天主堂藏书楼中，各言奉天主教原委，实为文毅极大羞辱，此事当时竟未有知之者，直至光绪年间始发现此事……文毅内怀奸宄，外昭理学，真小人之尤，罪不容诛者也。¹

激烈批判魏氏奉教，纵然是站在反对教会的立场，却也从反面证实魏氏确然为天主教徒。

对理学名臣魏裔介奉教事，学界已有相关的研究。学者黄一农独辟蹊径，从魏氏的婚姻状况解释为什么魏氏既然身为清初奉教者官阶最高者之一唯独其名不显于教史和相关记载。据黄一农的考证，魏氏一家人丁并不兴旺，如其在三十四岁时膝下尚无子，并因此曾过继其侄魏勤，五十五岁方生幼子荔彤。或为广子嗣的原因，魏裔介一直纳有小妾，直至魏氏六十九岁时正妻蔡氏卒，侧室王氏被扶正，这一妻妾同堂的局面才为之改变。七十一岁，裔介卒。据天主教对一夫一妻制的严格规定，黄一农推测其受洗至早在其侧室王氏被扶正以后，也即去世前一两年的时间，也很有可能象李之藻那样“立志奉教于生死之际”。²学者徐海松则从魏裔介的晚年思想切入，从其晚期的相关作品剖析其人的宗教立场，判断其具备皈依天主的精神动机，并结合当时相关士人对魏其人其作的评论，断定魏氏最终投向了天主的怀抱。³黄、徐两人视角不同，却殊途同归，都认为魏裔介是一名教徒。然而，从魏氏临终前一两年所作《樗林续笔》来看，似乎他在生命之最后

¹ 刘声木. 苕楚斋随笔[Z]. 直介堂从刻初编 1929年排印本. 卷五 P1-2.

² 黄一农.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P142.

³ 徐海松. 清初士人与西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P215-216.

时期仍然不可能皈依天主教，因此书在评论西域之学时指出：

西域之历，未必只有欧罗巴国，而欧罗巴之历较胜，算日月交食，不差毫厘。其所崇天主教，则谬妄之甚者，不足辨矣。¹

这里对天主教表示出决绝断然的否定。因此，魏裔介是否奉教一事仍值得商榷。²

三、“妾与天主”问题与中西传统上的错位

同薛所蕴因为“婚嫁缘”而不能进入教会一样，魏裔介晚年奉教的事迹也是“妾与天主”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可以说，“妾与天主”的问题是一个已经影响到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大问题，如果说“中国礼仪之争”是在后期给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以沉重打击的话，那么，“妾与天主”的问题则是贯穿明末清初整个传教进程，它严重影响了天主教接纳教众特别是在上层知识分子当中的普及程度。如著名的“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三人，就都在入教之初遭遇到这一难题。徐光启在由罗儒望领洗之前，尝听罗氏宣讲“十诫”教义，言：“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³这一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好象是娶妾违背了“天主十诫”之第六诫“毋行邪淫”，但是仔细思量，邪淫是儒家知识分子所不耻的行为，戒淫守德也是中国礼仪传统的一部分。也即：毋行邪淫对一般士大夫来讲，守之应该并不是什么难为之事。问题就在于西方传教士将蓄妾和行邪淫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娶妾就是在放纵自己的淫欲，是一件明显违背天主十诫的事情。他们不懂得在中国娶妾这一行为和广延家族子嗣之间存在着的紧密联系，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问题是一个可以上升到儒家伦理道德层面的重大问题。可以讲，如果家族人丁不够兴旺，作为家长的士大夫不仅仅“忧及承

¹ 魏裔介. 樗林续笔卷之二, 见于《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13册, 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十九年龙江书院刻本, P682.

² 有关魏裔介晚年奉教一事的再论述, 详情请读者参见: 刘耘华. 依“天”立义: 许三礼的敬天思想再探[J]. 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台湾中原大学), 2009年6月第1期待刊稿. 感谢刘耘华教授惠赐其待刊稿件.

³ 柏应理. 徐光启行略[Z]. 张星曜编通鉴记事本末补·附编卷.

⁴ 赵岐注孙奭疏. 孟子注疏[Z].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下, 2003. P2723.

祧”，他们往往还要背负社会伦理道德和舆论的巨大压力。因此，从一较高层面而言，“妾与天主”问题在中国是一个伦理道德的复杂问题，在西方则是一个“毋行邪淫”的人的欲望问题。这里，我们的意思并不是在中国当时就应该提倡纳妾，而是妾的问题在中国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纵欲淫邪的问题。譬如说，很多士人娶妾正是在父母的严令逼迫等不得以的情形之下而为之，甚或正房妻子在生子无望面临家族和社会巨大压力的情形下主动为其夫君张罗蓄妾。如明末奉教进士王徽初始在受洗入教和考中进士之后，曾修书一封，嘱托家人不要为他娶妾，然而仅在一年以后，就因家中香火不盛，在“妻女踞肯，弟侄环泣，父命严谕”等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妥协纳妾。¹尽管耶稣会士们在尊重儒家传统方面有许多较为开明的作法，在中国礼仪上也作出了很多调和，但是在差异巨大的中西两大文明冲撞之下，仍然显得力不从心。对纳妾这个问题的相关辩论和处理也暴露出虽然传教士在尊重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折衷，但是，天儒之间的激烈冲突还是让他们陷入了众多理智的困局，最终随着“中国礼仪之争”的爆发和康熙禁教令的下达，天主教逐渐淡出了中国社会。这里，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汉族士大夫所代表的儒家文明的碰撞所产生的理智上的困局实际上就是两造双方传统观念的错位所致。西方毋行淫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传教士坚持自己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更加人性化，而士人也认为儒家的忠孝节悌的伦理传统是亘古不移的真理。进一步讲就是天主教把男女婚姻看做是与上帝关系的一部分，主张男女平等；而儒家把男女婚姻看做是宗法关系的一部分，坚持忠孝优先。明末清初中西两大文明的首次碰撞和砥砺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理智上的困局和传统观念上的错位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四、从沈光裕等三人的诗文看其对天主教义的理解

沈光裕，北京大兴县人，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进士，曾任推官。²从其赠诗题名得知，沈诗是在先前已听闻汤若望之名，晤面后进而受经听讲有所感悟而做。从诗文看来，沈氏对天主教教义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如其在第二律曰：

¹ 黄一农.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P144.

² 黄彭年. 畿辅通志(第三册)[Z]. 台北：华文书局，1968. P1194.

博颡通尼父，修髻戒长公。千言明一向，万国域其中。
旨出尔行地，历成吾道东。君粮不徒与，我信岂诚空。

其中“旨出尔行地”、“君粮不徒与”巧妙化用利玛窦编刊的教会原典《天主教要》中《天主经》中的语言，将主祷文写入诗中。《天主经》其文曰：

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见圣，尔国临格，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我等望尔今日与我，我日用粮，而免我债，如我亦免负我债者，又不我许陷于诱惑，乃救我于凶恶。亚孟。¹

而《天主教要》是明清间来华耶稣会士用中文所写的第一个经本！²末句“我信岂诚空”则纯粹是一名教徒的口吻。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首诗是当时天主教对中国士大夫阶层思想层面产生较深影响的一个绝佳佐证。陈垣就曾感言：“此真可谓基督化的文学矣。必如此方见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关系。”³刘凝《天学集解》收录沈光裕《逮友论叙》和《论道术》两篇文章。如沈在顺治年间为卫匡国的《逮友篇》作序时，就自称曾多次与之往来并听之讲课。沈也确曾留居天主教堂多日并向耶稣会士虚心问学。⁴教史中也有指认其为教徒者。如学者钟鸣旦就曾指出明末清初还有崔廷试、柯士芳、刘宇亮、马呈秀、沈光裕、杨道会、郑以伟、诸葛羲等多名进士奉教，惟其奉教历程有待详考。⁵沈光裕与教会的关系或非泛泛可比，此人如非为教徒，则至少应为望教士人。

《合刻》中还有钱路加和邵夔两人赠汤若望的诗歌，运用教会典故都极贴切。钱路加其人肯定是一名教徒，其诗中云：

吾师从西来，大道契无始。钦事天地尊，三一总非二。
嗟我中原人，竟为邪所坠。自闻天铎音，始悟超性事。
拯溺在于渊，明星导其自。救焚在于烈，圣水灭其炽。

¹ 钟鸣旦、杜鼎克编.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Z]. 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2. P312 - 313.

² 张西平. 《天主教要》考[J]. 世界宗教研究,1999,(4). P90-98.

³ 陈垣. 基督教入华史略[A]. 陈垣史学论著选[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P192.

⁴ 黄一农.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P273-274.

⁵ Standa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1) [M]. Leiden:E.J.Brill,2001. P399-403.

正教震京华，八埏赖之利。谁谓风祲奇？谁云麟祥异。
 有此天际人，诚为国之瑞。吾师有三绝，财色与私意。
 吾师有双绝，治历与演器。勾测贯几何，郭李失其智。
 天子重师学，借以为卿贰。绅士高其风，辄以弟子侍。
 忆师离家思，九万里余地。浮槎弱水西，三载始云至。
 布教在东方，一百有余季。总其劳勤时，六十又将西。
 不数世间年，自有天国岁。道既证其全，犹逊以为未。

内中“钦事天地尊，三一总非二”、“自闻天铎音，始悟超性事”、“救焚在于烈，圣水灭其炽”、“吾师有三绝，财色与私意”、“吾师有双绝，治历与演器”等语，都抹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尤其是“二绝”、“三绝”之说，极具概括性，“二绝”是颂扬传教士在历法和天文上的非凡造诣，“三绝”则是在描述传教士弃绝财物和色相，不计个人得失四海为家一心扬教的情怀。署名邵夔者也作有“教主一天非异术，功专七克化群才”的诗句，知天主教尊崇一天主，并且还接触过庞迪我序刊的神学著作《七克》。¹

第四节 李日华和霍叔瑾两人题赠传教士诗歌研究

一、有关李日华和霍叔瑾两人的赠诗问题

《合刻》中收有霍叔瑾赠汤若望诗一首，陈垣钞录本附有一条陈垣在其下所加的按语，其文曰：

垣按：我以此为李日华赠利玛窦作。日华，嘉兴人，万历壬辰进士。²

我认为陈垣先生的观点有待商榷。先前笔者在阅读陈垣钞录本的时候，就颇

¹ 此处“七克”是指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所编神修书《七克》，见（明）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二册（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² 北京国家图书馆民国八年（1919）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汤若望撰《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页7。

感疑惑。因为李日华赠利玛窦诗一事发生在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¹，距汤若望七十大寿，清顺治十八年（1661），历时并不算长，况且按照教会书籍编刻的严谨程度，当不致有如此疏忽，将李日华的作品误系在霍叔瑾身上，纵然为扩大教会影响角度考虑，似也没有将这首诗附和霍氏身上的可能，因为当时霍氏已于顺治十五年升为从三品的太仆寺卿一职，汤若望七十大寿时及顺治十八年刊刻《碑记赠言合刻》一书时，霍氏仍和汤若望一起居住京城，从各个角度推断，耶稣会都不应该出现这种失误。

很显然，陈垣持此一肯定看法的原因是因李日华赠利玛窦诗和霍叔瑾赠汤若望诗在内容上具有相当的相似性。下面就将这两首诗都抄录于下，以资比较。

李日华赠利玛窦诗（下简称李诗）：

赠大西国高士利玛窦

云海荡朝日，乘风弄紫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
浮世原如寄，幽栖到处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霍叔瑾赠汤若望诗（下简称霍诗）：

云海荡落日，君犹此外家。西程九万里，东泛八年槎。
竭洁尊天主，精微别岁差。昭昭奇器数，元本浩无涯。

首先，李日华确有诗题赠利玛窦。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号九疑，又号竹懒。²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进士。初授九江推官摄瑞昌县令，后因监司馋语谪汝州州同，转西华知县。丁母忧，服阙不补，居家侍养父亲达十二年。稍迁南京仪制主事，再疏乞终养归，父歿守墓三年。天启初年补精膳主事，升尚宝司丞。崇祯元年，擢太仆寺少卿，差往蓟辽慰军，竣事还里遂不复出。³著作计有《倭变志》一卷，《官职备考》二卷，《姓氏谱纂》七卷，《六研

¹ 李日华. 紫桃轩杂缀[M]. 襟霞阁主人重刊本. P24-26.

² 刘承幹. 味水轩日记附录[A]. 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味水轩日记[M]. 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6. P561.

³ 光绪嘉兴县志[Z]. 上海: 上海书店, 1993. P476.

斋笔记》十二卷，《味水轩日记》二十卷，《书画相像录》四十卷，《恬致堂集》四十卷等。¹

李日华在其《紫桃轩杂缀》一书中，以比较长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自己与利玛窦的这次交流。“余丁酉秋，遇之豫章。与剧谈，……余赠之诗云：……”²豫章在明朝是江西南昌的代称，丁酉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三年始定居南昌传教。所以比照李日华本人的宦游经历，李氏应该是在九江推官兼摄瑞昌县令任上结识利玛窦的。另外，李氏在其《恬致堂诗话》一书中也收录了该诗。³所以，李氏本人确实赠诗于利玛窦无疑。

但问题是，《赠言合刻》里收录的霍叔瑾题赠汤若望的诗是否就如同陈垣所说，本是李日华所作而被误系在霍氏身上呢？如果不是的话，实际情况应该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霍叔瑾的宦游事迹。

霍叔瑾，明崇祯九年举人，河北井陘县人。顺治两年官山东栖霞知县，后因政绩内擢工部郎中，迁至通政司，年六十致仕卒。⁴

霍叔瑾于顺治六年，尝被擢为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期间，奉钦差临清砖厂并监理运河沙湾段（八里庙处）闸座。⁵后升迁为正五品的工部营缮司郎中，并担任这一实际的职务一直至康熙三年。期间，曾获两次加衔。一次是顺治十三年，升为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⁶一次是在顺治十五年，升为从三品的太仆寺卿。康熙三年至六年，任从三品的光禄寺卿。⁷因霍氏此时已不再担任营缮司郎中一职，故光禄寺卿应是其现在的实职而不是虚衔。康熙六年到七年，任正三品的太常寺卿。康熙七年至十年，迁至通政使司通政使。⁸

从历官交游角度来看。霍叔瑾其为官始于顺治六年终于康熙十年，且于顺康两朝任京职多年。先后获授工部员外郎、工部郎中、太仆寺少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数职衔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致仕。而汤若望自崇祯三年奉旨进京修订历法至康熙五年因历狱逝于北京，一直居于京城且历官至一品大员。其职衔依次为尚宝司卿、钦天监监正、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通议大夫、太常寺卿、

¹ 明史(卷五十七志第七十三至七十五艺文)[Z]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²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M].襟霞阁主人重刊本. P24-26.

³ 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P12.

⁴ 黄彭年.畿辅通志(第十四册)[Z].台北:华文书局,1968. P7507.

⁵ 内阁大库档案(第 006597 号)[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⁶ 清世祖实录 [Z].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零五,卷一一五.

⁷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P1135-1137.

⁸ 同上, P1135-1137.

通政使司通政使、光禄大夫等。¹且不无巧合的是，两人一先一后，都曾担任过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之职。因此，两人应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晤面乃至赠酬往来。

从表面看，两首诗确实很相近。特别是前四句，内容几乎没有出入，尽管存在明显的变动，“朝日”成“落日”、“乘风弄紫霞”成“君犹此外家”、“六万里”成“九万里”、“一孤槎”成“八年槎”，诗句的主题都是在表达泛舟东来旅途之艰险。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分别读一下李诗和霍诗的后四句，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李诗是在接着说，而霍诗是在另外说。李诗接着抒发传教士四海为家，一心扬教的情怀；霍诗则话锋一转，分明是在褒扬其对天主的忠诚（蠲洁尊天主）以及在治历（精微别岁差）和演器（昭昭奇器数）两方面的非凡造诣。历算和制器之学正是汤氏所长，可以说“治历和演器”是汤若望得以立足清廷的“金字招牌”。汤若望早在崇祯朝时就被徐光启举荐修订历法，并于崇祯九年与罗雅谷两人因铸造火铳大炮一事及两人“修历演器，著有勤劳”，获朝廷褒奖。²汤氏后来更是因此而最终获得御赐“通微教师”的尊荣和光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的高位。至康熙八年十月，历狱翻案后，皇帝遣礼部官员至汤若望墓碑前宣读的祭文曰：

……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³

可以说是官方对汤氏身份的最终定位。《赠言合刻》中的其它赠诗也多对汤氏在历法和制器两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加以褒扬和肯定。龚鼎孳文曰：……先生以精微之学，仰赞钦文，测景别躔，投羲契和。化讹成易，上协乎辰纪；析因夷奥，俯考乎方輿。简仪日晷，极制器尚象之能；三角割圆，有精义入神之传……。钱路加诗中也有“吾师有双绝，治历与演器”之语。尽管汤氏的首要目的应该是扬教，不过当时的士大夫们或许更加认同其作为一名精于天算和制器的朝廷高官的身份！所以，从诗歌蕴涵内容和接受者两角度结合后加以分析，我们说后一首诗

¹ 黄一农. 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A]. 历史与宗教——纪念汤若望四百周年诞辰与天主教传华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台北: 辅仁大学出版社, 1992. P160-170.

² 黄伯禄. 正教奉褒[C]. 光绪三十年上海慈母堂第三次排印本. P16.

³ 南怀仁等. 熙朝定案[Z]. ARSI Jap. Sin, II67. P67.

是题赠给汤若望的更为合适，而非陈垣先生所说的是李日华题赠利玛窦并被误系在汤氏身上。

据《明史》载：

日华……，万历、天启间，世所称博物君子。惟斂（即王惟斂，字损仲。明河南祥符今开封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与其昌（即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明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并，嘉兴李日华亚之。¹

《嘉兴府志》则说他：

一时士大夫好古博物，祥府王惟俭、云间董其昌为最，日华书画亚于董，博雅亚于王，而兼两人之长。²

《秀水县志》也说他：

性冲澹，嗜异书，好游名山，精赏鉴。所为诗文奇古弘博，而碑版则照耀四裔焉。³

《嘉兴县志》尝记其应知县汤齐之请纂修县志。‘这些都说明李日华在当时的名声颇大。且其著作流传亦广。署名为藏溪淡圃邹天嘉者在其《片石居主人题嘯园丛书本味水轩日记卷首》一文中说：

竹懒先生……，著述等身。《恬致堂文集》、《笔记》、《杂缀》、《纪游》、《画媵》如千种久行世……”⁴

鉴于上述李日华的文名和其著作的流播程度，霍叔瑾在提笔赠诗时，极有可

¹ 明史(卷五十七志第七十三至七十五艺文)[Z]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P7400.

² 嘉兴府志[Z].上海:上海书店,1993. P394.

³ 秀水县志[Z].上海:上海书店,1993. P910.

⁴ 嘉兴县志[Z].上海:上海书店,1993. P476.

⁵ 刘承幹. 味水轩日记附录[A]. 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味水轩日记[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P562.

能借鉴其先前已阅读过的李诗并加以发挥,补添进士人们对汤若望的赞赏颂扬之词。

综合以上内容,李日华与利玛窦交游在前,霍叔瑾与汤若望相识在后,两人分别留有赠耶稣会士诗。因李氏文名藉著,其作品在坊间刊布流传非常广泛,再加上李日华与西洋人士交往并赠诗一事在当时一般民众看来确属新奇,并且其身为名士,从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力角度考虑,教会肯定会着力宣扬,故霍叔瑾或许有机会在赠诗于汤若望之前对李诗有所瞩目,以致造成两诗在内容上存在相似并引出了陈垣先生误两者为一的情形,这也可谓是教会史上一段小小趣话。

二、李日华与西学西教间的互动

笔者在爬梳李日华相关作品的时候,发现李氏与西人西教颇有渊源。如李日华与“明末三柱石”之一杨廷筠为同年友并有往来,¹也曾与乡同年蔡五岳、刘完白、王昆星等聚于甫一出生就被其外祖父徐光启抱入教堂受洗的许缙曾的宝轮堂一起议论时政,²另外西湖隐者华亭孝廉曹介人还向李日华馈赠过其校对过的《畸人十篇》。³发现李氏对西方之学也有相当浓厚的兴趣。据《紫桃轩杂缀》记载:

大西国在中国西六万里而遥,其地名欧海。国列三主,一理教化,一掌会计,一专听断。人皆畏听断者,而教化会计独其尊等而。旁国侵掠,亦听断者征发调度,然不世及,须其人素积望誉,年过八十而有精力者,众共推之,故其权不久,而劳于运用,人亦不甚歆美之。地多犀象虎豹,人以捕猎为生,亦有稻麦菜茹之属。文字自为一体,不知有儒道释教,国中圣人皆秉教于天主。天主者以为最初

¹ 李日华著屠友详校注.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味水轩日记卷一[Z].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P57.

² 李日华著屠友详校注.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味水轩日记卷一[Z].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P63. 徐光启的外孙许缙曾与教会间的关系就颇为复杂,此一状况,台湾学者黄一农的专著《两头蛇》(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87-91、大陆学者刘耘华论文《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对此先后有详尽而有趣的描写,读者可以参看。

³ 李日华著屠友详校注.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味水轩日记卷一[Z].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P20, 此处李日华原文为:二日,曹介人来访,华亭孝廉而隐西湖之上者。亦所校《畸人十论》见贻。编者按:此处《畸人十论》应该就是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以前皆不知校对者有曹介人,此可以补教史,唯曹介人其人待考。另外,笔者发现曹介人与李日华的儿子李肇亨也相熟,并蒙其赠自作《丙丁杂佩》一编。见李日华著屠友详校注.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味水轩日记卷一[Z].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P41.

生人生物之主也，立庙公祠之。其言天地万物之理与中国异。谓天有三十二层，地四面悬空，皆可住人。日大于地，地大于月，地之最高处有阙，日月行度，适当阙处，则光为映蔽而食。五星高低不等，火最上，水最下，金土木参差居中，故行度周天，有迟速。其言皆著图立说，亦颇有可采处。自古迄今，不知有中国，至世庙末年，国人利玛窦者，结十伴航海漫游，历千余国，经六万里，凡六年抵安南，而入广东界。时从者俱死，玛窦有异术，人不能害，又善吐气内观，故疾孽不作，居广二十余年，尽通中国语言文字。玛窦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见人膜拜好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余丁酉秋，遇之豫章，与剧谈。出示国中异物，一玻璃画屏，一鹅沙漏，状如鹅卵，实沙其中，而颠倒渗泄之，以候更数。携有彼国经典，彩鬪金宝杂饰之。其纸如美妇之肌，不知何物也，云其国之树皮治薄之如此耳。玛窦年已五十余，如二三十岁人，盖远夷之得道者，汗纒至此，已不复作归计。余赠之诗云：云海荡朝日，乘风弄紫霞。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浮世原如寄，幽栖到处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彼真以天地为阶闕，死生为梦幻者，较之达磨流沙之来，抑又奇矣。¹

又记曰：

近日利玛窦所作寰宇图，欧海诸处，实系海中诸洲屿。乃四洲之部属，绕昆仑麓而错处者。²

又：

余见大西国人利生者，持一神像见示，乃先团聚五色鸟毛为之，而外用玻璃函之，极其精妙，岂其图亦群鸟委羽处耶！³

从以上三处引文内容来看，李日华自利玛窦处接触过的知识计有：西方政治制度、生活习俗、语言文字、宗教、天文地理等等，可谓全面。并且李日华自一

¹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M].襟霞阁主人重刊本.卷一 P24-26.

²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M].襟霞阁主人重刊本.卷二 P7.

³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M].襟霞阁主人重刊本.卷二 P51-52.

个局外人而非教徒的角度冷静和客观地述写了对传教士的印象和观感，弥足珍贵。如其对西方经典（编者按：应该是《圣经》）的描写、对天主教神像的描写、对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的描写，简直就是利玛窦传教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由此不难想象出，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的源源入华，在利玛窦和汤若望等所开启的知识传教策略的影响之下，仿佛在这些明末士大夫的面前开启了一扇大门，他们可以有机会接触到西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并尝试着去进行中西两大文明的交融和汇通。他们在当时是抱着一种较为平和和中立的心态，来评判和认识西方的文化。当时利玛窦秉持“补儒易佛”的作法，力辟佛教，而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们则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门户之见，对异质文明和思想，并非非此即彼，而是进行借鉴和思考，正所谓“会通以求超胜”¹。李日华在其《六砚斋三笔》中有一段关于辟佛的文字，其文如下：

礼曰：献鸟者。佛之注云：佛者，戾也。戾转其首使左右，向不令当人也。辟佛先生得此大喜曰：夷教之背戾，佛固已自号矣。宜其灭弃伦常，毁坏形体，事事反常，不可施于中国也。竹懒（编者按：即李日华，号九疑，又号竹懒）曰：子之攻佛巧矣，然实妙得佛心，佛当拜子以谢阐发之精且要也。……凡以石功玉者，益玉之润；以刀刮金者，增金之光；益儒书字义辟佛者，彰佛之妙。此类是也。²

天主教也好，佛教和道教也罢，受世俗化的儒家学说浸染的士大夫们或许并无厚此薄彼之意，而是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对当时诸方大都持一碗水端平的学习心态，谁有长处就拿来为我所用，他们冀望通过“补儒易佛”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振兴原本就已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是救世致用而不是争一时之高下、你死我活式的谁征服谁的问题。应该说，这种心态是有益于中西两大文明间的交流和相互砥砺的。通过“讨论”、“疑辩”、从而催生“真义理”，“藉异己之物”可以“激发本来之真性”，³明末清初这批儒家士大夫的想法和做法，必然会有利于中西的共同进步。

¹ 徐光启.《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² 李日华.六砚斋三笔[M].襟霞阁主人重刊本.卷一P19.

³ (明)李之藻.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代疑篇序[Z].台湾:学生书局,1982.P472-473.

顺天京兆王应麟（字玉沙）素与利玛窦善，尝撰《利玛窦墓碑》一文，胪列了一些与利玛窦交游的缙绅显贵，其文曰：

有大西洋国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十，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始经肇庆，大司宪（制台）刘公旌之，托居韶阳郡，时余（编者按：此指王应麟）奉刺凌江，窃与有闻，随同僮伴，赍表驰燕，跋庾岭，驻豫章，建安王（宗室）挹遵若追欢笃交谊之雅，宗伯（礼部尚书）王公弘海竟倾盖投契合之孚，相与溯游长江，览景建业，箴尹（给事中）祝公世禄，司徒（户部尚书）张公孟男，淹款朋侪，相抒情素，……是时大宗伯（礼部尚书）冯公琦，讨其所学，则学事天主，俱吾人褪躬缮性，据义精确，因是数数疏义，排击空幻之流，欲彰其教。嗣后李冢宰（吏部尚书）、曹都谏（给事中）、徐太史（翰林院）、李都水（工部郎中）、龚大参（布政使）诸公问答，勒板成书。至于郑官尹（詹事府）、彭都谏（给事中）、周太史（翰林院）、王中秘（翰林院）、熊给谏（给事中）、杨学院（学政）、彭柱史（御史）、冯金宪（按察司副使）、崔铨司（吏部司员）、陈中宪（按察司副使）、刘茂宰（知县）同文甚都，见于叙次，衿绅秉翰墨之新，槐位贵行馆之重，班班可镜矣。¹

文中所记与利玛窦有着深入交往的高官多达二十三人之多，这还尚未包括未见记载的如上李日华等人，这些人大多进士出身，声望卓著，在朝廷和民间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联系到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在《赠言》中与汤若望有互动交游关系的二十二位士大夫，西人西学在当时社会高层中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上行下效，当时社会士人们谈论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蔚为风气。如世人称为“公安三袁”且皆高中进士的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袁中道（1570—1626，字小修）三兄弟当中的中修和小修就屡与利玛窦相往还并在一起探讨过天文、宗教等学问。²学者李天纲称明末是中西文化交往的“蜜月时期”，把“蜜月时期”的入教士人称为“文化天主教徒”，³史学界也把明代首批入教的士大夫称为儒家化的基督徒。在不夹杂利益

¹ 韩琦 吴旻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P261-262.

² 袁中道著陈文新译注. 日记四种·珂雪斋游居沛录[Z]. 武汉: 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7. P224-225.

³ 李天纲. 跨文化的诠释: 经学和神学的相遇[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P331.

冲突,纯粹文化交往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来的文化完全能够采取一种平和、宽容和开放的态度,接受基督教,在当时,大量的工艺、科学、哲学、艺术乃至神学知识被译介到中国并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王铎、龚鼎孳等贰臣的文友丁耀亢留有《同张尚书过天主堂访西儒汤道未太常》一诗,主张天主教“因缘也与儒释同,不识天人原一道”,认为儒、释、天三教间并没有壁垒分明的界限,¹这很能代表当时大部分与西学西教有着密切往来的汉族士大夫们的普遍心态。

小结

汤若望是活跃于明、清两代政坛的在华传教士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其事功还是以在清代居多,而其个人在清廷的遭遇,又以“历狱”为界限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事情从表面看是由杨光先所引起的中西历法上的优劣之争,而实际其深层则牵扯到顺康两朝权力的争斗。最终在孝庄皇后和辅政大臣的支持下,以“历狱”做为导火索,一批身居高位的贰臣和汉族新贵最终被排挤出康熙新朝的权力核心之外,而与贰臣们交往相善的汤若望也以莫须有的藉口被判至刑,后幸遇天灾得免。以金之俊、龚鼎孳、胡世安、王崇简、王铎、刘肇国等为代表的贰臣因为降清一事气节有损而耿耿不能释怀,他们在社会趋于稳定后都承受到了舆论带给他们的沉重压力,特别是在他们体悟到自身的荣华富贵转眼已成乌有唯有名节常留人间时时会受到世人苛责以后,内心会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在这一种情形之下的贰臣们已经隐隐结成了一个同气同声、同病相怜的团体。而同样仕于明清两朝的汤若望在他们眼中其身份也是一位可以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学问的贰臣,若望在贰臣群体中的被认可程度应该远远高于那些满汉新贵。并且汤若望所采取的不断与这些清廷高官相往来以扬教的交际策略也致使其较易被认同为群体中的一员,汤若望也充分施展自己比较擅长的交游才能,借请饮贡酒、请吃西饼以促进感情,邀请参观居所和天主堂以宣讲教义,种种手段,不一而足,以求天主教在士人群体中的影响达到最大化,以图有效庇护西教在华的传教基业和隐忍以劝顺治皇帝崇奉天主教,实现自己的康士坦丁远大梦想。

贰臣们对汤若望本人及其所代表的西学西教大都有着很友善的态度,他们大

¹ (清)丁耀亢.丁野鹤集八种•陆舫诗草卷四[Z].清初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多也认为西方自然科学有益于经世致用，西方的宗教和人文科学有补于儒家思想，但是他们深受儒家世俗化伦理传统熏陶的正统观念不会轻易改变，他们心中对儒、释、天三家往往抱有持平的心理，希望通过相互之间的切磋达到一种互补以求超胜的理想境界，而不是传教士所冀望的以天代儒或者是补儒辟佛，因之，贰臣群体中奉教分子并不多见。如王崇简曾以通家侍生的身份撰文祝贺汤若望荣膺义孙并入国子监读书，我们也可以在其文集中发现其留有与汤若望的死敌杨光先来往的诗文，这首题为《送杨长公归里》的诗显然是作于南怀仁等为历狱成功翻案以后杨氏遭革职返家之时，文中且有“救时自昔称遗直，卫道于今见古人”¹句，对杨光先的反教举动也不无许可之意。在汉族士大夫的内心深处，他们应该坚信儒家学说博大精神，可以与外来文明交流互补，但是绝不会被取代，儒家是第一位的，天、释、道只是其一个补充和借鉴的作用。这也可以理解在明末清初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士大夫对西教抱有浓厚的兴趣，可真正登堂入室受洗奉教者却是凤毛麟角；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学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新时尚，而真正将西方学问消融贯通者并不多见尚远远称不上普及，并且很有意思的是，真正的理解大多发生在当时知识界的二流学者身上，而真正顶尖的一流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对西学的吸纳并不太多，仅有的学习也多发生在历法、天算等方面，对西方的神学和人文思想等接触不多，至少是没有在思想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尽管汤氏一贯秉持利玛窦“知识传教”的传教路线，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也因汤若望在华的崇高地位和汤氏与顺治皇帝之间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处处受到护持而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但是两大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不是单纯“知识开路”、“学术传教”、“补儒易佛”的路线和“东海西海，其心其理同也”的大道理能够轻易逾越的。传教士们与士大夫们之间的交流越深入，思想方面的差异暴露在彼此面前的可能性就越大，中西两大传统文明之间的比较带给我们可供思考的问题就会越多。种种理智上的困局譬如说“妾与天主”的问题就成为阻碍传教事业再上台阶的重大因素。凭心而论，这已经不是传教士的适应策略所能解决掉的问题了，因为交流到了这个深度，彼此势均力敌的两大文明就很容易在自己根子上的本质东西产生僵持，坚持己见不肯让步，两造都会认为自己所坚

¹ 王崇简.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零三册别集类·青箱堂诗集[Z].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卷二十四 P3.

守的是唯一的并且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妾与天主”问题在这里被错位成了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和汉族士大夫所代表的儒家文明的碰撞所产生的理智上的困局实际上就是两造双方传统观念的错位所致。西方毋行淫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传教士坚持自己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更加人性化，而士人也认为儒家的忠孝节悌的伦理传统是亘古不移的真理。进一步讲就是天主教把男女婚姻看做是与上帝关系的一部分，主张男女平等；而儒家把男女婚姻看做是宗法关系的一部分，坚持忠孝优先。明末清初中西两大文明的首次碰撞和砥砺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理智上的困局和传统观念上的错位足以值得我们后来者深思和借鉴。

或许，到了这一地步，中西两造应该摒弃自己的门户之间，就象李日华在其《六砚斋三笔》所说“凡以石功玉者，益玉之润；以刀刮金者，增金之光”，应该保持一颗一碗水端平的平常心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而不是汲汲于消灭对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主教尽管自利玛窦以来一直坚持“补儒易佛”的策略，对佛、道两教一直贯彻激烈抨击的进攻姿态而对儒家则采取一种较为保守的适应迎合的方式，可是长期以来，来自于释道两教的回应和反击却比较小，至少现有的资料表明一直是相当温和的，主要的反对天主教的声音或者说屡次毁灭性的打击反而来自于其长期以来一直迎合的合作者儒家。从明末至有清顺康两朝来自于儒家士大夫的一波波反教浪潮一直未曾停歇，直至康熙王朝有关儒家礼仪之争的爆发，在华天主教的基业终于遭受到了致命打击，几至音绝响沉，中西文明痛失了一次真正对等交流的机会，直至晚清中西方交流又掀开新的一页，这一儒、天交流上的新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的。

参考文献

(限于本书所征引者)

一、中文部分(含译著)

(一) 原典著作

《诗经正义》，【西汉】毛公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见于《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2003年

《尚书正义》，【西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见于《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2003年

《孟子注疏》，【西汉】赵歧注，【宋】孙奭疏，见于《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本，2003年

《庄子集释》，【清】郭庆藩撰，王孝鱼据长沙思贤讲舍刊本、《古逸丛书》覆宋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唐】张守节正义，【唐】司马贞索隐，【宋】裴驷集解，北京：中华书局据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一百三十卷等重印并点校，1982年

【南朝宋】范曄著《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二) 原始材料

《碑记赠言合刻》(编号为 Sin.58)，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顺治十八年刊本

柏应理著《徐光启行略》，张星曜编通鉴记事本末补·附编卷

仇汝瑚修冯敏昌纂《孟县志》，清乾隆55年刻本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Z]。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陈名夏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零一册别集类·石云居诗集》，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德】汤若望著《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八年（1919）
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
- 丁耀亢著《丁野鹤集八种》，清初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 法式善著《陶庐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龚炜著，钱炳震整理《巢林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 郭味蕖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9年
- 《光绪嘉兴县志》，上海书店，1993年
-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湖北通志》，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
- 黄伯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正教奉褒》，韩琦
吴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黄彭年编《畿辅通志》，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
- 《嘉兴府志》，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
- 纪昀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明】李之藻辑《天学初函》（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
局，1986年
- 【意大利】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全二册），刘俊余、王玉川
合译，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1986年
- 【意大利】利玛窦著《利玛窦书信集》（全二册），罗渔译，台北：光启出版社、
辅仁大学出版社联合发行，1986年
- 【明】李日华著《紫桃轩杂缀》，襟霞阁主人重刊本
- 【明】李日华著《恬致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明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 李日华著屠友详校注《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味水轩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
- 李日华《六砚斋三笔》，襟霞阁主人重刊本，卷一
- 刘声木著《苕楚斋随笔》，直介堂丛刻初编 1929年排印本
内阁大库档案(第 006597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钱实甫著《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西班牙】庞迪我著《七克》，见于【明】李之藻辑《天学初函》，第二册

- 孙灏编《河南通志续通志》，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
- 谈迁著《国榷》，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
- 谈迁著《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德国】汤若望著《汤若望奏疏》，中科院图书馆藏清顺治间刻本
- 【德国】汤若望著《主制群征》附录之《赠言》，北京国家图书馆藏万松野人英敛之重刊本，民国八年（1919）
-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收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 徐光启著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
- 徐乾学著《柏乡魏公裔介墓志铭》，见《碑林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93年
- 钱谦益著《牧斋有学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 《秀水县志》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
- 薛所蕴著《桴庵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一百九十七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薛所蕴著《桴澹友轩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一百九十七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徐锡麟、钱泳著《熙朝新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 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 2006
- 许缵曾著《宝伦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一八册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王崇简著《青箱堂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零三册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王铎著《拟山园选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11 集部·清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魏荔彤著《魏贞庵先生年谱》，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 《吴江县志》、《吴江县续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 叶绍袁著《日记四种·甲行日注》，陈文新译注，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
- 【韩国】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
- 袁中道著，《珂雪斋游居沛录》，陈文新译注日记四种，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

文秉著《烈皇小识》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

《浙江通志》，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

周駟方编《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钟鸣旦、杜鼎克、黄一农、祝平一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三）研究著作

【荷兰】包乐史(Leonard Blusses)、庄国土著《<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德国】白舍客著《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一卷，静也等译，雷立柏校，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英国】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清】查慎行著《人海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

陈垣著《基督教入华史略》，录入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美国】邓恩著《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全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

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方豪著《方豪六十自定稿》（全二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

方豪著《李之藻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龚鼎孳著《龚芝麓先生集》、《内省斋文集》，《定山堂诗集》，《定山堂古文小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13 集部·清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韩琦 吴旻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黄一农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柯愈春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意大利】柯毅霖著《晚明基督论》，王志成，思竹，汪建达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德国】汉斯·昆著《基督教大思想家》，包利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德国】莱布尼茨著《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1716)，见于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
- 李兰琴著《汤若望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 刘耘华著《诠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 刘耘华著《诠释的圆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李兰琴著《汤若望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 李天纲著《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李天纲著《跨文化的诠释：经学和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 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美国】G. F. 穆尔著《基督教简史》，郭舜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宋炳辉著《方法与实践：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宋炳辉著《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孙景尧著《简明比较文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
- 孙景尧著《沟通——访美讲学论中西比较文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孙景尧主编《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
- 孙景尧主编《简明比较文学教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 孙尚扬著《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
- 孙尚扬、钟鸣旦著《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 【法国】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徐海松著《清初士人与西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

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

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上海书店 2006年

【德国】魏特著《汤若望传》，杨丙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49年

杨乃乔著《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张西平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

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比利时】钟鸣旦著《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香港圣神研究中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四）工具书

【清】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见于《说文解字四种》，北京：中华书局缩印《四部备要》本，1998年

【法国】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全二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明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世祖实录》，见于《清实录》，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小红绫本影印，1985年

《圣祖实录》，见于《清实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红绫本影印，1985年

【法国】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全二册），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清】阮元著《畴人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

（五）论文

- 陈纳, 恩斯特·R·库齐乌斯. 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J]. 中国比较文学, 2008, (04):55-66
- 黄一农. 王铎书赠汤若望诗翰研究[J]. 故宫学术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 1994(01):1-30
- 黄一农. 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J]. 历史与宗教: 纪念汤若望四百周年诞辰与天主教传华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 1992, P42-60
- 黄一农. 康熙朝汉人士大夫对“历狱”的态度及其所衍生的传说[J]. 汉学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 1993(02):137-161
- 黄一农. 张宸生平及其与杨光先间的冲突[J]. 九州学刊第 6 卷第 1 期, 1993(01):71-93
- 黄一农. 王铎书赠汤若望诗翰研究[J]. 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 1994, (1). P1-30
- 刘丽. 陈名夏与方以智、阎尔梅的诗歌酬唱[J]. 重庆社会科学, 2007, (08)
- 刘耘华. 杂糅的信仰与情感世界——清初上海的天主教文人许缙曾再论[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04):72-77
- 刘耘华. 依“天”立义: 许三礼的敬天思想再探[J]. 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台湾中原大学), 2009 年 6 月第 1 期待刊稿
- 石继昌. 人海行(点校说明)[A].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9
- 宋炳辉. 反思历史, 探索新路[J]. 中国比较文学 2001, (01), 人大复印资料
- 宋炳辉.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与比较文学学术空间的拓展[J]. 中国比较文学 2000, (04)
- 张升. 论陈名夏与方以智的交往[J]. 安徽史学, 2000, (02)
- 张西平. 《天主教要》考[J]. 世界宗教研究, 1999, (4). P90-98

二、西文部分

Saint Thomas Aquinas,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Edited and annot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ton C. Pegis. Random House, Inc., 1945

Adolf von Harnack, *What is Christiani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 Saunde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D.E.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ondon:

Row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D. E. Mungello,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N. Standaert, *Jesuit Corporate Culture as Shaped by the Chinese* in *The Jesuits:*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edited by John W. O'Mally, G. A.

Barley, S. J. Harris, T. F. Kenned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N. Standaert, ed. ,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Leiden, Boston, Koln:Brill,
2001

后记

三年硕士阶段的学习将要结束了，一般说来，人们每每处在自己人生流程的转折点上的时候，内心往往会生发出不少感叹来，为数不少就是感慨和懊悔虚度的光阴。而这时的我，眼睛看着电脑屏幕上自己敲击出来的一行行文字，六万多字的毕业论文也将要完稿，自己的内心却出奇的平静，只因我深深地懂得了厚积薄发、未雨绸缪和三年磨一剑的含义。

是啊，三年来，孙景尧教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通过系统讲授中西文论、经典要著研读、中印佛学源流略讲等中西原点基础性课程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哲基本功；刘耘华教授的基督教与古代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等专业方向课则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天水相连、东西会通、处处充满问题与挑战的迷人领域，后来更是承蒙刘耘华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教授两位先生无私将自己多年辛苦搜集的学术资料慨然相赠，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最有质感的帮助；陈纳教授的方法论等课程给了我们为学术路上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化训练，使我们得以窥见学术与科研的门奥；还有郑克鲁教授、黄铁池教授、朱宪生教授、刘文荣教授、李时人教授、孙菊园教授……三年来，诸位先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学识激励着我们努力学习、鞭策着我们不断进步，扪心自问，获益良多，毕业论文的完成因而也就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是充实的。

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刘耘华教授，老师那直通原点、四通六劈的为学方式将是我体悟一生的学术信条，那坚韧、勤奋的精神力量也将支撑我一直走下去；学习上、生活中、家庭里，每次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师母颜琪老师总是适时给我以鼓励和信心，难忘那一次次可口的饭菜、一个个温暖的电话……

在我的身后，还有我那既要辛劳工作又要操持家庭的妻子和年龄尚幼的孩子，他们的支持是我不竭力量的来源，借此我要说一声：难为你们了。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1、“三版《主制群征》附录赠言相关士人考”，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9辑，CSSCI 期刊，2008年5月
- 2、“从教会文献《碑记赠言合刻》中相关士人事迹看“妾与天主”问题”，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专刊，CSSCI 期刊，2008年11月
- 3、“《七洲洋外》赏析”，发表于《外国小说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5月
- 4、“《为亡灵弹奏》赏析”，发表于《外国小说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5月
- 5、“《玫瑰的名字》赏析”，发表于《外国小说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5月

教会文献《碑记赠言合刻》研究

作者：[纪建勋](#)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78542.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7ca3ae31-a585-4f6b-855f-9e4d0093ed2f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